

廿六年三月廿四日

# 風海

詩歌討論特輯

56

請介紹  
海風社贈閱  
接洽

海風社出版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便利·迅速

# 北方文化流通社函購部

本社為華北唯一文化服務機關，開設以來已有多數年歷史，專門出版並代辦全國圖書雜誌，忠實可靠，曾社向實業部登記，所代宗訂定期月刊週停刊等旨情，當即通知定戶憑本社所發收據取還定款，絕無損失可慮，謀讀書界出版界之貫通。

## 特色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凡內地郵匯不便，用郵票代洋，本部可以十足收用，不如別家要打九五折。

**書籍寄費由本部負擔**

別家購書，郵費須自出，凡向本部購書，一律免收寄費，每次祇加收掛號八分。

**專人辦理負責，迅速方便！**

本部有專人辦理，寄遞迅速，本外版書均可代辦，一如直接購買。

**代讀者解決書籍的疑難**

內地讀書界之最大困難在不明書籍內容，易受廣告之愚，本部可通函詳告。

## 專門經售代辦

全國出版刊物，  
小學教科書籍，  
各種參考用書，  
無線電雜誌，  
詩歌刊物。

R  
813.105  
782

# 詩歌兒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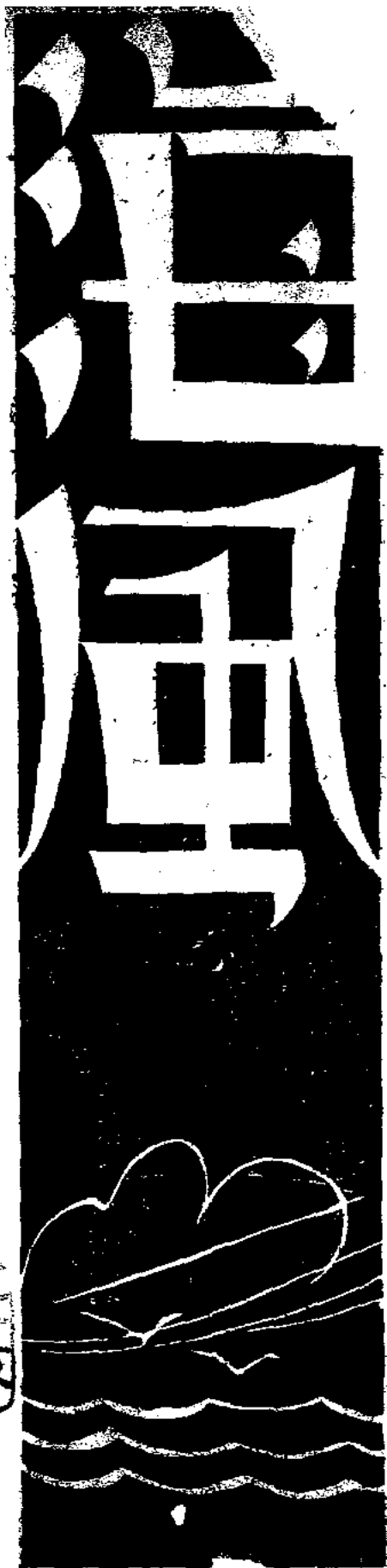
第五六期



633234

海風出版社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號



藏書



# 海風第五期目錄

## 詩歌討論特輯

獻詞.....	邵冠祥(一五六)
談詩.....	王統照(一五七)
詩歌的語言及表現法.....	雷石楹(一六〇)
新詩的語彙.....	王亞平(一六三)
國防底主題並沒有激動詩人們.....	劉白羽(一六五)
有色彩的詩.....	John Downey 著 章秋芳 譯(一六八)

## 創作

十二月十二日.....	白荻(一九八)
補票.....	何飛音(二〇二)

## 散文·小品

生活的餘渣.....	徐壽雲(一九六)
旅人在車上.....	白些(一九九)
船渡.....	簡戎(二〇〇)
傍晚，夜.....	田濤(二〇一)
關於理論.....	何其外(二〇四)
「天橋」序.....	邵冠祥(一八四)
「陋巷」自序.....	吳雲心(二〇五)





## 卷 終 贅 語

也像流的時間一樣快，海風已出到六期了，我們心裏輕快但也沉重，輕快的我們總算在這風雨陰晦的日子裏，使海風一口氣吹到現在，我們從沒稍稍懈怠過，不論編稿，校對等，除了指定的幾個人，另外還多虧一些朋友的幫忙，第五期因為人事的變化，與六期合刊外，『海風』，這季候的風，他不時的吹在許多年青人心中。我們沉重的；不能用我們的力量，使他刮得更大一些，更利害一些，但我們總這樣想。

這期出版的日子所以晚了幾天，因為約好的詩歌討論稿件沒有到，甚至於陳藍先生答應寫的『評運河』終於因了其他的事沒有寄來，使我們很失望，也很對不起讀者，但我們可担保，以後一定可以請陳藍先生補寫的。另外又因換了印刷局，這兩點，是我們所以誤期的頂大理由。

這次除了預告的『詩歌討論特輯』外，臨時又加添了『普希金百年祭特輯』，為了篇幅，只好在『詩歌討論特輯』裏，我們忍痛地抽出許多作品來，如『新詩的檢討』（集體創作），羊羽先生的『王獨清的诗』其他尚有木以走，蓬麥哲諸先生的作品，我們深深地向作者道歉。

再過些日子就是第七期了，本刊的幾個編輯大都因了人事的變動，工作方面不能切實顧到，所以往後編輯的事交給王余杞，甘運衡徐壽雲三人負責，其餘的幾個人，雖則遠離他方，依然是盡力幫忙的，我們要充實力量，使海風永遠飛揚起來，推進大海裏的風帆，不讓他停滯擱淺。

望所有的青年朋友握起手來，追究『太陽落到那裏去了』！

三月九日友



## 詩歌討論特輯

### 獻辭

二十年來，新文學運動最大的收穫，是新詩歌的產生，它不但用極其鮮淺的言語抒發情感，並且還推翻了舊的五言七律的束縛，在這短短的時日裏，新詩歌的製作，是不能說沒有進展的，每年有大量的新詩作品，其技巧和題材不斷地改進。

但是我們對於當前的詩壇，就永遠樂觀着嗎？不的，我們既不悲觀，也不盡樂觀，我們看見對於新詩歌製作上紊亂的爭論，這是好的現象！因為新詩歌還在進行的狀態裏，我們企求更其完美的詩歌作品產生！然而這種爭論，不斷的連續下去，也是可担心的，使許許多多從事詩歌製作的青年們，得不到一個認為準確的方向，於是徬徨，懷疑，灰心起來。

詩是什麼？詩是靈感，然而這靈感却並不是指空虛無據的幻想，應該屬於實際的事物，一個人的悲愁，樂觀，忿怒，甚至孩子的啼哭，風雲的變幻，那都是詩，詩存在於宇宙間，也正如人都有靈感，否則便麻木不仁。無論何人的生活裏，都有他自己的詩，每一個人的詩，是各不相同的，隨着其思想與情感的變幻。

詩是靈魂裏最美麗的東西，他可以感應其他的人，感應你自己。

詩的效用如此，人生是無時刻能離開詩的，對於詩歌製作上的商討與其目擊，必然是件重要的任務，但爲了以上所說；「每個人的詩，是各不相同的，隨着其思想與情感的變幻」，因此詩歌的商討，當然也各有其成見，這裏的幾篇詩歌討論的文字，不一定是站在統一的線上，但我們可以從這些意見裏，採取較為合適的路去走！



## 談 詩

王統照

我向來對新詩的前途不抱悲觀，人類存在一日，詩歌也必然的斷不了根，至於新，舊，只是時間的問題。我們看自白話文學運動以來，到現在舊體詩的作者並不會大見減少，而且在文藝的社會裏仍然保持着他的一部分的力量。有人因此抨擊他們，老是迷戀骸骨，是這樣嗎？難道到如今還有些老年人在作「八音七律」，或「長篇古風」便值得悲觀嗎？這未免太淺薄些？藝術是好，壞，思想是舊，新，在任何時間與空間中都是不能避免的事。但照供給與需求上看，我們切不可抹殺事實。（他是他的原因）就寫詩的方法與意義上加以分析，評論，儘管是各人的主張，可不必登報。搖頭，認為是中國人的不長進。也因此，足證許多寫新詩的人更不全是無病呻吟，當然嘍，寫寫分行白話詩的大多數是時代的青年，生當現在的中國，他們那能無感於中！憤懣，抑鬱，壓不住真誠的感念，希求，尋覓，受不了生活上的衝突，個人的情懷，社會上的種種聞見，一股勁在他們心中跳動。大聲唱幾口皮簧，淒婉地呼幾句小調，中聽不中聽，合韻不合韻另是一回事，但這現象我們却不好輕視！「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稍具敏感者都有詩念的輪廓映在他的平常生活的意念之中，不過有的畫得出或畫得美觀，有的是模糊一團，或深淺不分而已。

「閱讀，省事，無聊，不好用心，」新詩的作者很容易受到類此的斷語。誠然，有的是居心湊熱鬧，出風頭，但以我的經驗說，却有多數的詩作者是真要藉此抒發他的感懷。「黑字畫在白紙上，」傳達於他人自然便不是口頭上呼幾句，「有腔無調；或有調無辭那樣鬆散自己感情的簡單。他需要更精密，更有彩色，更活潑，流利，使讀者耳目的快感都符合其分，而後意象與情調合成一面明鏡，映現出作者的真心，——那心的跳擊立刻引起讀者心意的共同活動。必如此纔能實現了傳達的效果。作者先具備了忠情，達志（自己的）的文辭與技巧，他不止有直覺的詩感，更需善用傳布於他人的方法，使讀者與作品相看不厭；使讀者與作者心意融和；使情感與理智打成一片；使欣賞與激動泯沒了界限，於是藝術活動的目的方能達到，而詩的真正力量也在讀者心中紮住了根。



何必斤斤於新舊的形式，拘拘於「言志載道」的釋名，寫實與象徵的爭執！如果他是一位純粹的詩人，每當寫詩時「念茲在茲」，不敢離開意象中的繩墨，把原有的創造力在這些東西上分化，溶解，這是他有意的損失。如果他是一個純粹的讀詩者，看一句，想一節，把定型的理論硬向作品上套定，把欣感的快樂變做分析的痼疾，不是一樣的無謂？

因為根本上詩人與讀者都不是批評家，都不需要比附，測量，雖然他們有理想，有生活味的辨別，有偏向的感動，也有種種的分別相，不過這不是臨陣磨鎗的工夫，陶冶於平日的生活中，觀察中，讀書與用思中，一旦用相當的文字寫成詩歌，自然會真確的表現出作者的理想與風格。善讀詩者亦然，他有甚麼素養纔能分享甚麼詩歌的趣味與感動。對質的農夫談古詩十九首詩中的情理，與持籌握算的大腹賈解析「窗外雨潺潺，……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妙境，怎樣能有傳達的效果？

俗語說，「一份玩藝有一樣的人看」，何嘗錯來。就是有相等的智識程度的，因個性不同對文藝的欣賞便相距甚遠。講技藝的與詞章容易隔膜，習科學者鮮能了解藝術的趣味，（普通說，當然有例外。）囿於所習，拘於所愛，同有耳目，心思，觸感的力量已經不同，若想把詩歌納入一種定型：你要這般這般地工作，他要如此如此地欣賞，這豈只是「味同嚼蠟」，勢非連口舌都化成蠟做的不可。

「簪髮繡出憑君看，」但至少是得像鴛鴦，用花綫或絨綫，用中國針或外國針，用單色或雜色，都無關係，各有各的材料，各有各的工具。……至於或單，或雙，或浮水上，或飛空中，那是繡者有自己安排的自由。何若懸一呆鳥榜之圖門曰：「此乃真鴛，繡者俱宜仿此，否則看不得！」即像鴛鴦，又待如何？

詩人總不必過於功利化了。（其實何止是詩人如此。）關心「惘惘」，感在「胞與」，詩人應分有這等的敏感；應分有這樣的歌唱。但他可不能忘記了他在「寫詩」而不是「說教」。感時之極花能灑淚，恨別之苦鳥自驚心，由「折臂老翁」寫出軍旅的苦況，由「陰崖義膽」激動急難的壯心，真情在胸，美辭脫口，詩人有此等作品何止使人「一唱三歎」，否則隨人步趨，照例寫應時詩，已不免有點兒不真切，何況文辭不適，空求意象，理論縱是一個「寫實」，再一個「現代化」，但是詩呢？……被意象硬化了，知之固知之，在感動却差得多了？

另一方面，居心對陰影追逐，居心在幽室朦朧中過日子，居心避開功利化的字眼，結果也適得其反。「別有天地非人

四。『作者儘管高唱：此乃詩人境界，汝何所知，不知方見詩人用思獨到處。……那就只好替伍費顯士的鞋來解鞋。』  
這道遠道的山系。……大概是用水汽或日光製成的。』

不能開人口，却不可沾泥帶水的把人鬧來圍困了。

不能打掉了卻然的憤感，却也不能把這只是渾然的東西和盤托出來，便以為盡了寫詩的能事。

詩味兒正如酸。鹹，都得使人味覺上嘗得出方易受感。

詩，形式像是簡單，內涵比小說，戲劇都複雜。愈無方法表達的文藝便愈不易着手。

偶然得之，或『俯拾即是。』（這四個字並不是容易得的意思。）寫於不得不寫，止於不得不止……是抒情詩。

有精密的組織，有均勻的配搭，有豐富的想像與確定的人生觀，有畫巨幅壁畫與寫長篇小說的本領，再加以相當的韻律，節奏與氣勢，……是紀史詩。

用筆輕倩，用意深沈，以少許勝人多許，作側面反面的精銳的敲擊，使人讀去不覺多也不覺少，不鬆散也不滑脫，如銳利的刀鋒着物即落，如峭冷的霜風掠而生寒，……是諷刺詩。

駁斥所見，不是給各類詩下定義，——那是多難的文章！

一月十九日夜一時。

能創造生活的就是詩人 —— 拉加斯。免底埃爾

近代詩人，便是那種靈魂中人類的經驗能勝過藝術的形式的人。 —— 邁爾

近代的詩神將用一瞥更高更廣的眼光看事物 —— 雨果

詩不能不有的是詩的實質，至於文字的本身，那是散文和韻文儘可以一樣的。 —— 賽德茲

我那詩全是即興詩，從現實受了暗示，並以現實為堅實的基礎。 —— 哥德



## 詩歌的語言及表現法

雷石榆

「詩人是語言的技師」這句話是很適當的。事實上，語言不單於詩歌為重要，於一般藝術也十分重視，不過在詩歌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和必要罷了。我們可以說語言是詩歌的生命，也是藝術的血脈吧。

遠在原始共產社會，詩歌便是唯一的藝術形態，不用說那是在勞動中哼出共通的心聲——以語言來表現或傳達喜，怒，哀，樂的感情。當然那時候原始的藝術是很單純的，正如以投槍和棍棒作生活工具一樣，當他們以這種粗樸的武器去獲取生活的原料——狩獵時代以野獸為目的——時，是用怎樣的方法去喚起共同的興奮呢？假如那時的人類全是啞的，也許這種武器在野獸之前一定失了效用。但是生活導致人類的動作，也賦予適應那種動作的語言，藉那語言的表現，便漸漸具體地形成藝術。那時的藝術的形態不用說是單純的歌謠體的（舞蹈雖也是藝術之一，但不能離開歌唱）。我們可舉出澳大利亞土人於狩獵完了時

作如下的集團的歌謠的歌唱：

Kangaroo 很快的跑了，我跑得更快。

Kangaroo 肥大了。

我把牠吃掉。  
Kangaroo, Kangaroo!  
這是真實地表現大家對這野獸發出歡樂而且興奮的感情。

在藝術史上看來，歌謠是最初形成的，但和歷史的進展一同，歌謠（乃至一般藝術）也跟社會的下層建築變動而變動，藝術漸漸趨於具體和複雜化，而詩歌也有了內容和形式上的區別。——就是作為詩這個形態的本身也有若干形式的分別的。但社會進到私有制度的形成，所謂藝術這東西已和勞動分離而專供少數的權勢者做娛樂工具了。

但姑無論詩歌給時代攜到若干變化（如封建時代的宮律型，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律型，社會主義的無定律的新詩型）而其本身決不能缺少語言這重大要素的。只是詩歌轉化為某階級的用具時，這工具便放出某階級的特定的語言，即如定律型詩至於貴族。儂儂，士大夫「漢人物」與由律型至於資產階級有關連一樣。

然而自「五四以來」，僅僅經過廿年間的着文學發展的中國，詩歌這一部門所獲得的成果是怎樣的呢？不消說

是依然很貧弱的，那是由於這短促的歷史過程作着急角度的轉換與社會根源的諸種矛盾所形成的客觀條件，及詩人的主觀活動所構成的結果，即資本主義的生命沒有獨立的健康的存續，而普洛詩又在重重的壓力下貧弱地掙扎，加之前進詩人們都是智識階級，生活範圍限制了他們深入廣大羣衆的實踐，因而沿襲着過去的初期的自由律型來創作，結果那詩的內容（語言的表現）不能融合或反映社會生活的動態，也即是作爲廣大羣衆的意識形態的表現力量無多大影響及深入，同時因爲作品在出版界中最受輕視，詩人得不到相當的權利與待遇，更有不少轉向於小說，散文，隨筆……或索性悲觀地擱筆。

然而近幾年來，中國已走上悲慘，激昂的新階段，不管受着怎樣的摧殘與挫折，而在救亡運動的高潮中，文化界的舵手，也在風濤浪濤的夾擊下左右着他們的前進的船了。

正如我屢屢在別的文章中提說過一樣，無疑地，現在詩歌已顯示着新的發展的姿態，不過我們嚴格的檢討一下，所謂語言的大衆化這點，還是很少得到成功。大衆化問題本來遠在四五年前曾熱烈的提倡過，想不少讀者對這概念有相當認識的。然而也有許多人誤解，以爲卑俗的語言的渣滓都看爲大衆化的根源，那是非常謬見的。大衆化的語言要從與大衆的鬥爭生活的密切關聯中去發掘，擇取那最特徵的而又含有普性的語彙，這些語彙是隨着社會變動的波流而更新而發展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民詩中，決沒有荷馬的神話化的句子，在帝國主義的現階段，普洛

詩人對生產的機械咀咒會被看爲發瘋，在現在的蘇聯集團農場中，背着牽引機而讚歌鐮刀不是更笑話嗎？

一方被×帝國主義的屠刀密密砍着，而一方內在又含着諸多矛盾的中國，如許的活生生的事象，無窮盡地讓我們的小說家，詩人去表現。尤其是詩歌最能直接地喚起人民的情緒，鼓舞人民行動的藝術工具，負着歷史的任務的我們的詩人歌人，該醒覺怎樣執行他們的工具了。爲了增強這工具的能力，不能不把語言的大衆化當作最重要的條件去處理。

但詩歌也決不是單語言的排列，無論有怎樣豐富的語彙，而沒經過適當的表現法，那詩歌的內容即使保有生命也等於病人的呻吟或殘喘，結果那主題是機械化了的，所以高爾基關於詩的主題特別寫了一篇長論，在前段他舉出一位詩人的隨着資本論的某個論理的規矩劃出一首非常枯燥，貧拙的作品，證明他怎樣忽視了技術的表現。關於這點，日本的進步理論家森山啟也這樣說過：

「詩人如沒有語言，便不能把自己的生活感情傳給他，而且一旦用語言明顯地表現了自己的感情時，那個語言已離開自己而獨立，訴於千百人的感情而將其統一了，但是，若果那語言所表現的感情不明顯，陳腐，弛緩，不能抓住生命的音響；且那語言的內容又或奔放不能控制，不能構成。則雖有怎樣高漲的感情，亦不能觸動人們的心弦的。」

從這點看來，可知語言與表現法有其明顯的並重性，但表現法也決不是單把語彙加以活潑（形象化）的能力，

種的本身也必通過至少關聯在如下的相互關係上：

「……所謂詩的方法論和技術論，也跟詩人的生活內容，及詩人在生活上的根本態度·詩人的視野的廣狹，詩人思考事物的方法，和詩人的世界觀等，即是與詩人在作詩之前所有的生活與思維的全內容，有密切的關係」。(同上)

我們也可申言之，詩人要表現某個主題之前，他必要對這主題的現實的本質有認識，對實踐有能動的批判性，對他深入於人民的感情這點上，有社會底使命的影響力。拜倫的「哀希臘」之所以成爲名歌，是由於亡命中的拜倫的感情正同滅亡後的希臘人民的感情，假如希臘依然獨立，拜倫不會那樣發勞騷，即使無病呻吟，也不會影響到希臘人民的感情，更不會鼓起復興的運動。

我們需要拜倫，海涅乃至中國的岳飛一類的富有革命性的詩人，但我們的時代畢竟和他們的時代不同，只是對他們的遺產——精神的，技術的，真實的，……批判的攝取，正和許多偉大的現實主義的詩人的作品一樣，都可作我們創作修養的珍本。

但目前急需研究的是依然流行於民間的歌謠曲調，如

大鼓，彈詞，灘簧等。記得從前會鬧過「舊瓶裝新酒」這問題，正同哲學上問「鷄卵先於母雞，還是母雞先於鷄卵」一樣滑稽。我們所以要研究牠的，是因為牠之所以流行於民間的那種形式的影響之本質，我們不是無條件無批判的依樣畫葫蘆，事實上表現新內容的形式，不能不和沿習的有多少改變，這裏所謂多少的改變，並不是完全變革的意味。資本主義文化的變革決不是完全把封建的遺產推翻，社會主義文化的變革也同樣要繼承和對批歷史遺留下來的所有產業。我們要多少改變那種歌調的形式，不過是抓住富有普遍性和影響力之最特徵的部分並使之融合表現新的內容。白德納的詩歌之所以那樣明朗，單純和大衆性，是他研究過俄國各種民族的歌謠的成果。即目前的蘇聯文學，也非常重視各民族的文化的研究和發展，所謂「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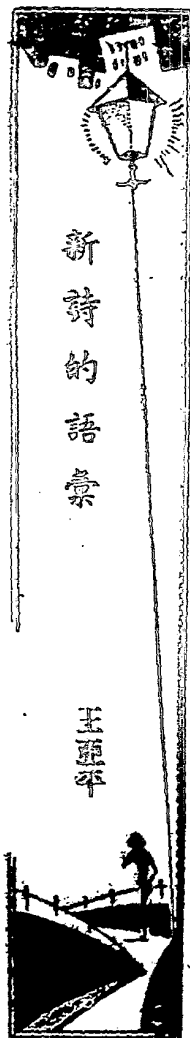
總而言之，絆着殘酷的枷鎖而拚命地作爲時代的歌手而站在民族解放鬥爭的前頭的我們青年詩人，非加倍的勢力充實自己的力量不可！

## 幾時罷休

川會張

幾時罷休？  
那落在中原的彈雨，  
在四萬萬民衆的心頭，  
無時不虔誠的祈求！  
看那有着尊貴的臉上，  
際此，怎的又冲冠暴怒！

不是嗎？想必尚未忘却，  
失前交歡談過的「協勳」。  
何以再玩這套舊笑話，啊  
當擺齊假意講和的宴席，啊  
日神掉轉過面孔，痛心看  
桌上陳設着優美的臘肉！



## 新詩的語彙

王亞平

語彙。決。定。了。詩。的。品。價。也。決。定。了。詩。人。的。成。長。  
新詩之所以寫來乾枯，雷同，缺少采色，唯一的原因  
是「缺乏語彙。」

寫詩的朋友，你當能深深地感覺到吧！好的題材來了，激動了靈感，喚起了熱情，發發了想像，這時你被迫執起了創造的筆，多麼興奮啊！寫吧，然而，一行，兩行，就及使你窘住了，蒼的頭髮草，激的要流淚，莫名的苦痛重壓着你的心頭，這是為什麼呢？——

「沒有適當的語彙來表現。」  
因而，靈感消散了，熱情像潮水退落下去，想像的全幻滅了。你失去了創造的良機，換來了一腔苦悶，失望。有時，勉強強強湊起來一首詩，由於語彙的貧乏，常常屈了，瘠瘦了內容，精編了偉大的題裁；再不然，雖說詩將就過，但讀起來，又發現你新寫成的作品和已發表過的作品大同小異，自己又抄襲了自己的語彙。那又是多麼可憐，可哀！

這並非來苦楚寫詩的朋友，詩壇上擁擠着千萬種的事實，我個人便是這樣覺悟中的一個。請看看偉大詩家給

我們的教訓吧：

莎士比亞歌德爾爾荷馬高爾基……那一個不是有着成千成萬的豐富的新鮮的語彙存貯在胸中啊，所以，讀了他們的作品，無論多麼長的作品，總叫你處處感到新鮮，活躍，奇瑰，驚讚。也唯有那樣才能使詩中的熱情奔騰，想像飛躍，表現完美。寫狀也罷，繪聲也罷，花草人物，風雲雨雪，都能寫到恰當，寫到火候，而結構為萬古不衰的偉作。

這是偶然的嗎？

自然，我們不必像李笠翁那樣笨伯，去把詩的語彙，都找到了對仗，編成了鴉子，死死地去讀，做了輕率的俘虜。但那樣精神是值得叫人欽佩的。不過語彙，只在書本上是學不好的。高爾基先生不是很好的先例嗎？他是偉大的小說家，戲劇家，詩人，他更是蘇俄語言學家，盡因他讀盡了大衆間去生活，去體驗，盡日和他們混在一起，從生活裏讀了大家的語彙，再加以自己的分析，應用，移入到作品裏，我就摘了作品的根株，造成了自己的成長。

試問我們會鑽了幾多新的語彙？

自家也是主張大眾詩歌的一人，回觀自己已寫就的作品，又有幾處是真的使用了大眾的語彙？又有幾處是自己創造了的新語彙？真是不禁愧死。

「十二月的風」出世後，我就決志搜集語彙，改變作風與一向寫詩的技術。舉凡拙作上已用過的語彙，就絕對避免再用。將以新的大眾語彙表現新的題材。

這是不可致的奢望嗎？

我開始了收集，舉凡自己腦海所記得的，都寫在本子上，然後，又請朋友將不重複的添補上，又實地與大眾作了多少次的談話，接觸，不到三個月的工夫，竟彙集一千五百個大眾的語言。我真高興極了。有些是我們創造不來，想像不出的。如：

「黑洞洞的」，「金活活的」，「綠環環的」，「春暖花開」，「排街水流」，「平地一聲雷」，「有錢難買三月雨」，「水流千里終歸大海」，「錢能通神」，「漫

天撒地」，「摸黑」，「趁早」，……  
這些都是活生生的極精練極新穎的大眾語彙，如能巧妙地運用達到詩裏去，那才真能表現了大眾的生活，才算完成了詩歌大眾化的路線，才算能使詩歌教育了大眾，為新詩開一條光明的前途。

這並非空洞的理論，我已做了它的實踐者，（雖然不免失敗，但失敗正是成長的階梯。）手下正在起草着的「春雷」，便是期望運用這些語彙來寫它。——自然，最緊要用的適當，不叫它露出了生硬的馬腳，這可真苦煞了我。幸而，並未擊退了勇氣，已草成了一千一百行，無論失敗到怎樣地步，我也不回頭，我準備做這理論的犧牲者。（更希望完成這個理論）同時還繼續搜集這樣的語彙。因為我堅決地認定了！

「語彙決定了詩的品價，也決定了詩人的成長」。

一九三七年一月末，於東京。

## 歲尾

叫「火燭小心」的結了個黃昏，

溫暖裹住了孩子的心。

拍一拍小指頭

學着大人的口吻：

「後天灶司爺爺要上天。

木以圭

再是三天殺了牛豬好獻年，

一百小鞭炮

伴住了三十日的夜，

提個大紅燈往土地祠裏迎元霄。



## 國防底主題並沒有激動詩人們

劉白羽

敵人對我們的凌辱激起了深廣的憤怒，不單在已失去的土地上生長起英雄的多難的現實，並且在普遍的國土上都生長起這英雄的姿態。然而在藝術上作為最能發揮情感的詩歌，對這如火如荼的現實並沒有達到強有力的反映。雖然現實的主題是被注意到了，詩歌在我們貧弱的文壇上，這五年來產生了不少的新進詩人，而且也寫出了不少的詩篇。然而還沒有產生出配得起我們的時代和我們事業的詩歌。

詩歌是最直接傳達情感的藝術形象，但是無數的詩人認為寫詩是文學創作上最容易的工作，他自己的情感還沒有拋進現實的火的熔爐出去鍛鍊，當抓住一點現實的邊緣時便一大串的一行一行的寫起來。這些詩作在我們目前的詩壇上太多了，這祇是一種「沒有靈魂的言語」，缺乏着詩人的情感和現實主題底統一。

如果詩歌祇是叫喊和歌唱，那便失却了它藝術本質的作用，在日爾許多詩作中便是這種的叫喊和歌唱而已，詩歌表現的怒吼是應該把怒吼反響的現實配合在韻律和音樂性的字眼里，然而我們祇是讀到十篇一百篇騷動着「怒吼

「咆哮」這些字眼的吶喊詩，不錯，詩人的情感是如火如荼的燃燒着了，但是這些情感缺乏組織的力量，不能發揮詩的藝術底戰鬥性。當我們讀着如下的詩篇，我們將感着這祇是我們含恥忍辱了五年的沈痛而已！

有誰敢飲馬長城，  
追踪那勒功燕龍的資寇？  
南望我的失掉的家鄉，  
重悲這漢家的災難！

颶風又捲在遠處的山嶺，  
我眼前迷離莫辨。

我低頭走下城樓，  
痛望着快將失掉的河山！

——果軒：塞上篇（文學七卷五號）

這裏並沒有憤怒和憎恨，我們的詩人假如祇是「低頭走下城樓，痛望着快將失掉的河山！」而不能「以我們的詩歌當武器，」那末我們怎樣防護得住「我們詩歌的偉大家鄉」呢？



多難的祖國，英雄的祖國，被作為詩歌底新的主題的時候，詩人祇是這樣地歌唱：

中國啊！你被迫害了！

十年來，百年來，你枷上無數付的鐘鐐。

× × ×

工人們為你跑出了工廠，

農民們丟了鋤頭在土地上咆哮。

學生，婦女，總之，你的兒子們，

為你失去了的土地奔走呼號。

中國啊！在世界，在世界，

你自己也應該醒了！

——柳倩：怒吧吧！祖國，這該是你醒的時候了！

！載東方文藝一卷三期

可是我的中華，

我的慈愛的母親大地，

你，還是一樣，

不斷地因春風，秋雨，

撫慰着你的兒子，

當秋葉凋落時，

你要說，到明年，

又是春天，

又是繁花芳草與陽光，

閃爍着生活的希望。

你是多麼慈悲呀！

我的中華，

我的慈愛的母親大地。

——立波：可是我的中華載文學七卷二號

前首祇是歌頌新的現象，沒有把這被迫害十年來一百年的中國是怎樣的被屠殺劫掠着和怎樣把英勇地醒起來和它的敵人搏鬥的主題的中心吸收進去。而後一首祇是軟柔的側面的暴露。

舒羣已經寫了一部在故鄉，但是「在故鄉」英雄的激情創造起感動着世界人類同情的抗戰的偉大主題，在舒羣的表現上仍然還不能閃爍出這民族的榮光。

高爾基向年青詩人們大聲疾呼「國防底主題並沒有激動詩人們」，這句教訓我們的詩人應當直接的領受。

敵人加緊迫害的攻擊在我們的眼前，那最卑惡的狼心正在組織更擴大更深入的戰爭來破壞人類生活正常的發展，我們的內心生長起深度的仇恨和漲着憤怒，然而如高爾基說的「把這仇恨擴大，深化到敵人的全世界；我們都還不能夠，在現代的詩歌裏，我們聽不到仇恨的音樂。」

「國防底主題並沒有激動詩人們，」「在現代的詩歌裏，我們聽不到仇恨的音樂。」

所以，國防詩歌作為創作主題的強調是賦予現階級段詩歌創作的靈魂與生命啊！而對國防詩歌努力着寫作的蒲風，提供着國防詩歌創作方法的意見和拿出新的貨色來，這是值得詩壇歡迎的。（參閱讀書生活四卷九期蒲風：怎樣寫國防詩歌）

拜倫因希臘的獨立運動而投身軍中，瑪耶關夫斯基也說：「以我們的武器當我們的歌。」我們讀他的歌句吧：

我們的詩人

帶着許多事件，

描寫着昨日的苦痛；

然而應該

分開了，

明天就要

前進，

爲了叫響子

一步步地響，

我們對於祖國的愛，對於防護我們詩歌的偉大家鄉，

在戰爭威脅的時候，我們的詩人爲能結合在一條統一的戰

線上，爲選擇我們土地的共同的主題——國防！

一面工作。

讓憤怒和仇恨的情緒交織着的主題加進了我們詩人的

我們可以聽到：

健康的哭聲，

自由的呼吸，

歡狂的歌唱，

浮漾在地球，

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我們也可以聽到：

亡國奴的哀號，

「邁的步伐！『中國 我要做個破手嘍！』」

我們來吧！

我們來建造起我們的砲壘吧！

毀！每一座激壘，

讓我們位置百輪正義的大砲，我們的破口呀！

先針對最狠毒的帝國主義。

懼怯的是烏龜；

胆小的是兔子！

我們武裝起來吧，

站到最前線上去，

等候着一聲信號的轟響，

怒吼吧！中國！

我要做個破手嘍！

——蒲風：鋼鐵的歌唱 P.1415

被凌辱者的吸泣，

戰馬的長嘯，

凝滯在中國

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一面在輝耀着勝利的榮光，

一面却湧起了被蹂躪的血痕。

一九三七、一、廿八。

# 六 分 之 一



## 有色彩的詩

杜納 John Downey 著  
董秋芳 譯

「看那地方，色彩，靈魂的新郎，爲新娘，將洞房裝飾得華美璀璨」。

在悠長的美學史中，美的哲學，或者從未有過比在美雷迭斯 (George Meredith) 的「色之頌讚」裏所詠的更其華美的詞句。哲學家們的深思的心，不很願意拿色彩作爲卓越的美之恰適的象徵。它之適于做美的象徵比音樂稍差，而其所含的求生的痛苦也較少；而比較意味無窮的可愛的曲線，則更有流動性。

再來引證美雷迭斯所寫的新郎色彩和新娘靈魂的詩句罷：

他把她安頓在荒涼的空氣之中，  
君隨着廣漠無垠的世界；他領她，  
穿過一間間廣大的令人驚異的內室，  
走向狂歡的地方，接近那夜隴所居的極端，  
因爲他的一撫一摸是無窮的，而  
適往于天涯海角。  
可是，實在，人們也許要說，除了在曙光照臨的地上

，還有別的什麼地方，那色彩能夠給那奔放的靈魂覺得一個棲息的家呢。而且，人們還在色彩裏發見一種更加親切的美來，當他們探究色彩的演進程序的時候，依着這程序，原始人類尋繹出色彩的各種原素，並且學習着去認識和珍惜它那種種繁複的意義。

在民族心理學上有奇異的一頁，尋繹出蠻人的心最初覺識到色彩的各種意義，並且顯示出色彩的象徵意義，和他們在日常生活裏所需要的各種細節有很大的關係的。紅，是火燄，落日，和照臨的曙光的色彩；是成熟的果子，和閨女的熱灼的雙頰及猩紅的兩唇的色彩；是血的色彩，有一時候，是色慾和戰鬥的恐怖的色彩；黃，是陽光和豐腴的穀粒，及珍貴的金屬之色彩；紅與黃，是最先引起原始人注意的色彩，並且首先使他們努力于簡陋的美學之探究。朱和赭，塗在赤裸的身上，足以證他們對於色彩的感覺。後來，君服染着朱色，而婚服則染着蕃紅花色。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習慣。黃是東方民族所視爲神聖的色彩，綠是北方蠻族所最尊視的色彩。可是，歐洲有些民族，關

于色彩，有着循序不息的進化，當初，他們對於綠和藍及紫藍不甚明瞭，這真是奇怪的，因為這些是在夏季的世界裏和深沉的大海裏所常見的色調。

事實上，希臘語言關於色彩的文字非常貧乏，以致使許多優秀的學人以為這是一種民族的色盲，對於某些奇怪的顏色全然沒有感覺。更其明確的是葛里斯 Havelock Ellis 的考察，他以為希臘人的色別不是說色覺，是錯誤的，而葛里斯對於色心理學底最有趣的貢獻，是他那種關於基督敎時代突然對於藍色感到興趣的原因之推測。在那時候，紅，已經公認為戰爭和統治的色彩，黃，有一時候，曾經是新娘的色彩，成為男女私情的象徵，女祭司們將她們的袈裟緣上朱色，將髮塗上黃色。和這兩種色相反，基督敎徒則轉其所禱之眼向望天空，搜尋可愛的藍色。這種藍色，從此以後，便成為天母麥唐娜 Madonna 的神聖色彩了。

在斯本格婁 Spencer 色彩，正像建築，哲學或數學那樣，被設想成爲一種心理上偏好的興趣之象徵表現，他解釋古典以及後代文化上關於色彩底各種不同的偏好，與葛里斯全異其趣。關於藍與綠，海，天空，影子，遠山等的色彩，他說道，它們那種色彩，是氣氛的而非實體的色彩。它們是冷的，靈空的，喚起空曠，遙遠，和無際涯的印象。由于這理由，它們被排斥于亞破崙系藝術之外的，因爲無窮的空間，對於古典派的感覺，意思是全然空虛，並且，藍和綠具有分解近的和建設遠的那種力，用了它們，便將優美畫圖前景的絕對確實性。在浪漫派的心中，藍和綠，是『獨尊的色』“Monothestic colours”。那些與過去及

未來演命有關的現代的色彩。

色彩的詩，激動人，到某種程度，使人記憶起人種棲息于地上的悠久，又在某種程度裏，這種色彩詩，係由我們的肉體對感覺的激動所起的反應，由于那種感覺的激動，使人辨認出色來。色刺激人類的機體，而發生心理上的效果，非常顯著，並且值得仔細探討，這見解，已爲現代人所承認。或者，我們所能確實地說的，紅和黃，是刺戟機體，而增加它的筋肉的力的；綠和藍，是撫慰神經，使之寧靜的。

心理學家們，譬如布洛夫 Bullough，曾正確地：究過，決定各種色調的感覺價值。這種感覺價值，關於心理止對於色的刺戟所起的反動，而與集團，互連繫着的因數也有關係的，像在有些民族對於色彩的偏好之發展過程中所顯著地表示着者，此外還和其他種種因數也有關係，那種因數，在個人對於色彩的偏好之發展過程中是有意義的。個人間，對於色彩的偏好怎樣人異其趣，是容易看出來的。即使這樣，然而任何一種認定的色彩，却具有一種顯然不易的情緒價值 Emotional value 在。紅是刺激的，並且顯明的，是熱和愛，幸運和混亂的色彩。黃，是愉快的，顯得豐盛和歡樂；是東方人視爲神聖的色彩，在西方，則象徵爲嫉妒。藍是活靜的，色彩。它象徵着堅忍和謹約。它提示深度，氛圍，和深沉。它是表示精神的色彩，像紅表示肉 Meat 的色彩那樣。綠也是恬靜的，是希望的象徵。那末，紫和藍紫色象徵什麼呢？它們的感覺價值是無定的，紫或者可認作紅的溫度，而藍紫色，像爲小泉

八雲所想的似的，可以想作是不可知的神靈的色彩罷，聖之聖者的色彩 The Colour of the Holy of Holies 罷。

在色底象徵用法中，或在個人對於色之各自不同的研究中，以詩人所用的色為最特別有趣。大概，詩人所用的語辭，其最常見而可以排列成表者，要算是色彩文字這一項了。可是，要作成一種統計報告式的解釋，却是不容易的，原來詩人使用色彩文字，不是單單用以作一種結美的象徵而已，或係他的素性所喜愛，也有因為有色文字的本身有着不同的聲音價值也。色彩形容詞是常常由那些不可分解的混合質素如視覺的聽覺的情感的等質素交雜而成的。語辭如此，色彩底運用之實際原動力却不容輕視的；自然詩人，也許搜求一個色彩形容詞，用這形容詞描摹那神所受于自然界而為他所注目的影響。要尋求這種用法的釋例，並不困難。

紅，像我們所已知道似的，是感官的色彩，是一種異教色彩，據羅舍蒂 Christina Rossetti 的意見。雖然紅的色調，為基茨 Keats 所愛好，而紅 red 這個字在他的詩中却少有見到。他喜歡它的變種，玫瑰 rose，深紅 crimson 猩紅 scarlet 紅玉 red 和朱紅 Vermilion 等。一項對於他是愛的色彩，像為美雷迭斯所看者似的，他歌唱了愛底『玫瑰色的回憶』『Fosynemories』。施溫朋 Swinburne 也是如此，他把紅這字用得過度了，為血色的純粹調子所顛倒了。它是愛之熱情的色彩，是暴風雨和滅亡的色彩。感覺機關迫于敏銳的雪萊，所愛于紅的刺戟過度了，覺得是痛苦的了。這個紅字暗示着熱情底恐怖之情；戰爭的恐怖，

家室焚燬的恐怖；可是深紅令人想起曙光，因為有曙光的火所以是美的。

基茨所用的綠，是草和夏季樹林底可愛的色；在施溫朋，它是對的色，是希望的色。他歌道：『For love the red, for hope the gentle green』(『綠為希望紅為愛。』)說也奇怪，施溫朋對於不可思議的天空裏的藍色，顯然不經意的，假一看到在『低沉的柔和的一碧萬頃的天空』『the soft green spaces of the soft low sky』裏泛現着的美妙的綠色，便能立刻辨認出來。美雷迭斯也能辨認曙光初現時的美妙的長空底綠色。

『可是愛情却記得天空是怎樣碧綠，

野草是怎樣閃耀着彩光明媚的藍色。』

『But love remember how the sky was green,

And how the Grasses glimmered highest blue』。

如果藍確實是精神的彩色，空曠的彩色，那末，雪萊于此獲得了超色中之色，不足為異，他所以最愛天空底綠色，和稍差地喜歡如茵的綠地與濃綠的海色，也是當然的。藍和綠，打成一片是海洋和天空的彩色，這兩種偉大的自然景色，在雪萊的眼中，混合得不可分解，而滿眼看去，無往而非廣大的光榮和美景。在他的抒情詩劇裏，海洋這樣歌唱着：

『The loud deck calls me home even now to feast

It with azure calm out of the emerald urns』。

『即在此刻，那呼號的深淵叫我家去，倘它  
以那種從濃綠的壺中傾流出來的翠綠的恬靜』。

綠，爲雪素，放射出金色的光，織成一片迷人心魂的美景。屢次屢次地，他設法描摹仙境般的美色，綠和金黃的光斜斜地射過交結着的葉，或從複疊的百合瓣上滴垂下來。

詩底想像，以種族和歷史底感情爲依歸，這事實，祇須看「黃」這個字長時被擯斥于詩人們的語彙之外，而代以「金黃」golden 這個字，便明瞭了，這種「李代桃僵」的代用，有時也有例外，那是在需要一種不快的內容的地方，像是在基夫的「死沉沉地黃色的脾臟」，“deadly yellow spleen 和施溫朋的「黃色的嫉妒」，“yellow jealousy”，這些詩句裏所用者似的。可是，在詩篇裏，那個金黃色的字，適量地被使用着，這可以證明詩人們深深地愛着陽光和琥珀的彩色。祇有把詩人所用過的金黃色的字的次數列表計算過的人，才能了解那詩人，如同古典派的畫家那樣，要把所描畫的人物，對着微暗的黃金色的背景而活現出來。我們發見在詩人羣中，羅舍蒂，詩人兼畫家的詩人，特別喜愛那個字，這是不足爲異的。

但是，那些自然詩人，即便使用那個黃字，並不願意。瞧，美雷迭斯，那個慈愛的地之母的愛人，怎麼極喜愛她那種豐收的彩色：「黃的燕麥和棕的小麥，麥酒青灰的有如裸麥。」“yellow oats and brown wheat, barley pale as rye”他自己的色，具有那種像在他的詩篇裏所具有的棕的胡桃色，多麼樣多呵，他的那種敏銳的眼，特別看出那種赤棕的青藍的麥，那種橘子般的古銅色的葉。

紫和藍紫，詩人用以描繪者却很少，真的，在夜暮甫

降的時候，紫包裹了迤邐的高山，在暗沉的天空下，它遮陰着深的水，在子夜時候，它掩蔽着天河的色。然而，很多很多，詩人們在紫色中，發見出那種表現濃度的熱情和誇大的色彩來，他們象徵地底用了這個字，像在基夫的「畫着紫線的甜蜜的罪惡之宮」“purple-lined palace of sweet sin”和他的，心之「紫色的暴亂」“purple riot”這顯詩句裏所用的似的。紫是“Sonnet from the Portuguese”這詩篇底特出的色調 Colour-note 在那裏，紫象徵着愛情的尊貴，好像證明那種唇上的吻是落在「全然紫色的境界中」“Perfect purple state”的。

用作形容詞時，白，灰，和黑諸色，色的象徵意義特別顯明。白，詩人看來，有兩種意義。它象徵着失血和冷的時候，它與死相聯，因此丁尼遜“Jenny seen with the white of the eye”，和雪萊有「白色的死之黑影」等語。但是，它也象徵着純潔，「貞和眩耀的電光等，像施溫朋的「白色的夢」“White dreams”「白色的翅翼之光輝」“glory of white wings”和「日之子比陽光所照的霧更白。」“Sun chide whiter than the sunlit snows”等。

灰色是象徵用法的形容詞中最微妙的一種，它象徵疲倦，老年，和恐懼：因此有所謂「灰色的憂愁」，「灰色的雙唇」，「灰色的果子」等語。灰色是“Andrea del Sarto”一詩的調子……

A common greyness silvers everything.

「平常的灰色使萬物變成銀色。」

灰色也是聖者之色，在羅舍蒂的「手和心」“Hand and

sonl" 一詩中的藝術家的心(或靈魂)給着上灰色和綠色，才為適宜。灰色又是成功的色彩，因為人們可以『由于光榮的灰色更甚于年歲』，像詩人所歌詠者。黑是一切死了的事物的色；有黑的病菌黑的思想黑的雷，和黑的年歲等。

色彩形容詞有時不能盡描寫之能事，像我們在前面說過的似的，這是在用以形容具有精妙的事物的場合。那樣，詩人們給我們把風著上了各種色，銀色的和紅的和黑的。他們歌詠着『時光之黃色的昨日』"yellow yesterdays of time" 歌詠着『綠色的不朽』"green immortality" 歌詠着『綠色的憂愁之芽』，"green buds of sorrow" 歌詠着『綠色的樂園』"green realm of Paradise"；他們愛用『音樂底黃金色的舌』"music's golden tongue"；和『熱情底黃金色的純潔』"Passion's golden purity"；還有『一種『黃金色的被愛着的靈魂』，"golden and beloved soul"；或『給予衷心渴求者的金色的回答』。"The golden answer to the deeply willed" 等。

酷好象徵的坡 Poe，發覺這樣色彩底感人的用法。他的詩，顯示出色彩語辭之貧乏，顯示出這類文字之用作描寫的一種通套的用法，顯示出色彩形容詞的一種巧妙用法，在觸到情緒的調子的時候。他的散文，也顯示出用以傳達容易消失的精緻的感情價值的那種色彩文字的象徵用法。要不然為什麼他把所寫的文字底背景安排得如此仔細呢？為什麼那條深沉的花籃擺動招待員的屋子如此不安呢？那張活生生的幕帳和那條金絲織成的桌氈會叫那個住在慕

海的威尼斯 Venice 裏的客人，在它們的光榮中間，奇怪地殉了美而死呢？在他最初作成的二十一篇描寫可怕的事物的故事中，有十九篇的背景是全然或主要地放在夜間的，常常在夜半或最暗的夜間。

然而，詩人也可以在最簡單的式樣中使用他的色彩；他甚至可以用重複或內含的色彩形容詞，而這種形容詞的意義，附着在它所形容的名詞裏的。那樣，他可以歌詠着綠草，黃蜂，銀星，這些形容詞的色的性質。為被它們所形容的名詞所具有的。或者，他可以專心一志地觀察地上和天空的種種色彩，竭力搜索他所有的色彩語辭，找出最後的字來去表現春天的樹蔭之精細的色調，海島上的秋天衰萎的風信子的色調，或『那種為自然所最眷愛以給美作墳墓的帶着灰白色的綠色』，"that greyish green that nature loves best for Bala's grave"。

十九世紀產生了許多偉大的詩底丹青手。基茨和雪萊尤為特出；基茨喜歡富盛和華美的色彩，雪萊喜歡那種透射着陽光的虹的色彩。基茨歌詠着男爵宮室的窗櫺，它的玻片是：

"Innumerable of stains and splendid byes,

As are the tizes moth's deep-damask'd wings"

『說』不盡的華彩和燦爛的彩色，

有如『虎蛾』的深繭微色的翅翼。』

而雪萊在解放了的普魯美修士 Pro metheus Unbought 的詩劇裏歡呼着愉快的精神道：—— See how they float

On their sustaining wings of skiey frain,

Orange and azure deep into gold.  
Their soft smiles light the air like a stars fire"

(註)

一點加渲染的形容詞，而被使用的這樣有色彩，在別處再也找不到了；這種色彩是那首詩的經緯，是文字底音樂所作成的五色繽紛的花朵。

詩人單爲着表現音樂價值，爲着表現類韻・頭韻和腳韻。實在也可以使用色彩形容詞。這樣一種色彩文字的選用，像雪萊和坡那些聽覺詩人，特別顯著。屢次地雪萊將青蒼和海島及青蒼和裂罅連在一起，像在『寧靜的青蒼之罅』*Azure chasms of calm* 『甜美的智慧在微笑的綠的島』*the azure isles where sweet wisdom smiles*。等句子裏所連結着的。對於頭韻的感覺特別敏銳的坡，造成了好多的詩句，這些詩句很可以表明他的感覺之敏銳；像他的紫色的芬芳，天鵝絨的藍紫色的襲衣，黑悅色的鳥

，紫藍和珠玉色的月色等。是在我們探討色彩形容詞的音樂性的時候，我們才得發見爲什麼有些色彩文字爲詩人所忽視的緣故，例如淡紅色這個字在詩歌裏用得很少，無疑的那是因爲這個字缺乏旋律性。我們也可以明白爲什麼金色和銀色這兩個字如此本質地是詩底，這是因爲 *golden* 這個字有長音的，而 *Silver* 則因它的子音安排得恰當故也。我們要斷定 *Silver* 這個字的意義上的價值，實在老覺得困難，像在銀色的聲音，銀色的光，銀色的樹苗，這類優句裏，聽覺和視覺混合得不可分解，還有曼茨非飛爾 *arsel* etc. 的一行詩裏：——

"A star will glow like a noble God strikes on a Silver dell."

視聽兩覺也混合得不能分解，因此要決定 *Silver* 這個字的意義就很難了。(下略)

(註) 雪萊的那種詩句還是不難爲是。

◆不要說現實缺乏詩趣，因爲詩人之所以爲詩人，就在他有種才能會把平凡的對象引到興趣這方面

面

——哥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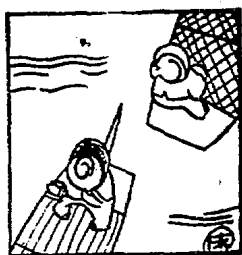
◆沒有詩人能寫出他從沒經驗過的東西

——易卜生

◆詩人如果能在卑陋的題材中發見尚有興味的一點，那末他自己表現的方法，必正確地近現實本身中

——居友





## 紀念普式庚的幾個問題的商榷

曹鎮華

我將當久被大眾所愛戴，  
我用那七絃琴叫醒了美情的情愛，  
我給這殘忍的世紀帶出了自由，  
還用良善的心向墮下的人招手。

——普式庚

在這一箇半殖民地的國度的風雨飄搖裏，民族的危機像烏煙一樣彌漫在每個人的眼前，我們遭逢了這一箇偉大的被稱為俄國文學之父的普式庚死去了一百年後的今日，由於現實的需要和指示，當各地方特別是那個最新的國度的文化界傾其全力在準備着給這偉大的人物舉行百年紀念的時節，對於這個異常的人，我們豈能忽視了麼？不，正相反，我們的文化界對於這種事情沒有關住了耳朵，泛濫在各雜誌各新聞紙上的，幾個月來，不都是對於這個人的紀念，表示一點敬仰，悼祝，嚮往的消息和事實麼？滿可以使我们相當樂觀的，更是把關於這個人的文字普式的展示了開來這種事情。這裏，我想把作為紀念普式庚的幾個主要的基本的問題給與估計一下。

(一) 普希金及其作品的基礎認識

(一) 不妥協不屈撓為自由而歌頌  
誰都知道普式庚的一生便是一個鬥爭的過程，和極度慘暴專制的沙皇和偽虛食部的官吏，和充滿桎梏腐爛的社會制度，為了民衆，為了那在極高的氣壓下喘不出氣來的民衆，為了人類的自由，為了共同的幸福，而不屈服的，頑強的抵抗，衝突，至於最終的死亡。雖然因為這觸怒了沙皇作了長期的流放，不僅沒有稍挫折了我們的詩人的信心，反倒激起他的海濤一樣的激憤的情緒，表現在若干篇詩歌，散文，童話裏面。他以詩歌助成了十二黨的暴動，那廣場上的義士們的反對專制沙皇的喊聲。雖然因為流放到南俄羅斯因而沒有機會去參加這個為自由而鬥爭的十二月黨的起義救了他的生命，然而當沙皇要想利用他，想把他作為自己的宮庭詩人，歌頌自己的「功德偉業」把他召回昇以官職的時候，沙皇對他這樣問道：普式庚，倘使你在彼得堡恐惶會參加十二月十四日的事件罷！我們偉大的詩人却硬朗的回道：陛下，的確會參加的罷！這是怎樣英勇強硬的答覆！他短短的一生便是在那具有反抗精神而克苦的天才不斷的和黑暗愚蠢而殘暴的環境鬥爭着的一幕獨

創的悲劇。其次，在普式庚的作品裏顯映那時代的複雜的圖畫，各種各樣的現實生活，各種各樣的人物，但是，那種反抗的歌頌自由的調子，高超的理想和叛逆的精神却貫串了他所有的作品，如他的各詩「自由頌歌」，「農村」，「歐仁，奧涅金」，他的戲曲「波里斯，哥屠諾夫」，他的童話，「漁夫與漁」，「金雞」，他的小說「甲必丹的女兒」等等，他曾這樣的寫道：

「把真理拉上了斷頭台，  
他還自引為毫無偏見，

創子手是必需的啊，

只有那君權獨尊。

他又曾這樣的寫：

我是否還看見解放了民衆，

祖國將被自由的光芒籠罩，

美麗的將來是否要終於實現。

他罵沙皇「豬一樣的卑劣」，他對牧師說的精神。「你不該一味想貪便宜」，他處處表現了那種不可遏制的「自由思想」。

(2) 一個現實主義的榜樣

為自由而歌頌，反抗，不屈服的作者，在歷史上我們不斷的發現。而可貴的却在站在現實主義上對於光明的渴慕和對於黑暗的搏鬥的，不走向厭惡現實，逃避遺世那浪漫主義的路，普式庚就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只看他的寫作態度的嚴肅上便可以理解，他以為所謂詩人的靈感，是聚集了豐富的生活經驗，而咀嚼分析探討且達到某種

理解的結果。而他的天才的創造就建立在這樣的現實基礎上，他的設想最奇幻的詩篇，也是現實生活的血肉。他為寫布列斯，古度諾夫這篇歷史劇，研究了卡拉姆辛所寫的歷史及編年史等，為寫波爾大伐，他曾苦心研究了大彼得時代等等。白林斯基說過：「普式庚的創作境，完全沒有含着荒唐無稽空想，虛偽，空漠的理想的成分，而是徹頭徹尾充滿着現實主義的，他不給人生臉孔塗上脂粉，而是把它自然美再現給我們的……普式庚的創作裏有天，但那是常滲透着地的氣息的。」讓我們來看一下那一部最富社會意義的小說「加波太的女兒」，他為了寫牠，不但潛心研究了布加巧夫的暴動的歷史，翻閱文書類，遍找一切出版材料，而且親到事變的當場加山，烏拉斯克等處旅行，從親眼看過常年事變的遺老口中探求種種的資料。搜集一切有關係的傳說，結果完成這一部偉大的東西，寫出了一篇以布加巧夫的叛亂作背景的中篇浪漫歷史小說。故事主角和一個邊僻地方的要塞的守將的女兒戀愛過程，交織在整個的布加巧夫的亂事的發生發展失敗的過程裏，除了布加巧夫，加波太夫婦加波太的女兒，西華卜林等幾個典型。復次在他的另一傑作「奧尼金」裏，塑了奧尼金（理想者，不滿現狀），倫斯基（追求理想，缺乏毅力）塔底阿娜（意志較強，溫柔，忠實，耽於理想然而太弱）自大爾加（隨過而安），幾個典型，都反映了那一個時代，作了那時代現實的一面鏡子，一本出色的紀錄簿。為了世界觀對於創作方法創作技術是有着決定性的，由於他不滿於現實，反抗革命的精神，才有這種把這時代的一切醜惡的色相

收羅在筆下的可能，由於他寫作上的不苟切，嚴肅刻苦的創作態度，天才應有的實質，他能實現了理想所課與他的，成爲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被崇爲俄國文學之父。

### (3) 明朝單純素樸優美的作風

由於他的題材多半是由民歌，風謠，傳說採來，由於他的吸收了前進的思想的決定性，不把自己和民衆分開，恰巧相反他熱烈的愛着民衆，同情着那過着地獄生活的民衆，因之他研究民衆，理解民衆，爲了民衆對於自己的了解，於是有意識無意識的用民衆的口語來創作，同時在他的詩歌裏也創造了新的大衆語創造新的活潑的語言，因之他的詩流傳最廣，每逢有一首詩發表，即傳遍了全國民衆的口頭上，得到廣大的民衆了解，熱烈的愛護。這都因爲他輕蔑一切誇張和造作，反對空洞華麗的文字，法國梅里米會說過這樣的話：「普式庚從最樸素的散文用奇蹟的方法開出詩的花」，克魯泡特金說他的偉大，是因爲他具有一種才力能夠描寫普通生活中最通俗的事，能夠表現出平常人的最平常的感情……並且能夠運用極貧弱的事實，使你看出一時代的全部生活，是完全真確的。據說，在俄國的古典的與蘇維埃的音樂中，總算起來根據着普式庚最大的主題，而製成的作品有五十二篇的歌訓和舞訓，又除此大作品之外，在他的五百五十首詩歌中，有兩百首以上被編入音樂中，甚至有同一首詩歌而被三十人以上的作曲家利用過的，凡是俄國人，不管是紳士是農夫份子，幾乎沒有不曉得唱一兩首普式庚的詩歌的。這當然都由於他最了解俄國國民精神國民感情，願這大部明朝，單純，素樸優

美的俄國大衆的語言，把俄國的民情大衆的希望唱出來的緣故。以民間的詩情，用單純通俗的言語及自然響亮的音韻獲得這樣的結果是很自然的。

### (4) 樸素的人道主義的面貌

對於被壓迫的民衆，對於在黑暗層裏過活的可憐的民衆普式在他的作品裏瀰遍了同情，他想改革這種不正當的，已經腐爛了的封建專制制度，他要解除民衆在這重壓下的痛苦，然而，普式庚困於時代，他沒有更進一步的將民衆起來暴力的解決這個問題的必然的傾向表示出來。並且對於暴力的社會變革顯示了嫌惡，我們在加波太的女兒中很清楚的看到了這個，普式庚一方面不對布加巧夫的暴力行爲表示贊同，一方面又把他寫成了充滿了人情味而又帶神力的領袖，而把同情又付於了官家將校方面，譬如大尉和他的妻被描寫的非常可愛，而被布加巧夫殺了，這要人多少的對於布加巧夫對於暴力引起憎惡的情緒。其次，普式庚描寫另一個人物，「多布羅夫斯基」時候，對於這個反抗社會制度安那其式的人物雖然同情，對於這個個人的暴力行爲雖然也曲於優容，但是在這個人的終結上作者仍然顯示了那種素樸的人道主義在作祟的温情主義的缺陷，把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歸結到了愛上，歸結到了兩階層的調協上。那故事是這樣的：多布羅夫斯基是一個小地主，自己不得已作了強盜，堅決着復仇，這時，仇人的女兒却迷住了他，最後愛得了勝利，爲了愛，他原諒了他的家仇和情敵，而且停止了反對不正的社會腐敗的地主的

鬥爭，——這一方面，在目前看來，固然是普式庚的錯誤，但是，假使我們稍一顧到普式庚在他的時代上所表現的意義上觀察，我們很了解他是底確是盡了最前線的職責了，因為那是普式庚時代的解決社會僅有的方式，所以對於普式庚這一點，我們無可褒貶了。

### (二)紀念普式庚的意義

#### (1)站在遺產接收的立場

所謂遺產的意義是要從那些各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盡了進步的任務的偉大的作家們的精神活動，和客觀的歷史的發展的關聯上吸取教訓來積蓄藝術認識的方法，這個精神的財富，因為第一，過去的作家所造就的，如果是客觀的現實在文學上正確的反映發展史，第二，歷史上進步的偉大作家們對於現實社會都是在某種角度上保有了積極的態度。所謂接收文學遺產的意義是從偉大的作家的生活和作品去理解他在當時的歷史限制下，怎樣去從社會的真實創造了藝術的真實，他的作品，在那一些要素，在文學史上寄與了積極的意義，把這來提高我們的藝術認識，和藝術創造能力。——如果我們還不想蔽塞了自己的藝術的認識的路子，如果我們還要求着偉大的作品產生，那麼，不能例外，對於偉大的普式庚給我們留下的豐富的遺產是絕對的要把握的過去，我們的文壇對於普式庚是有這相當的介紹，藉了這一次盛大的紀念，把研究普式庚的寶藏的需要提高，把對普式庚的認識普遍化，自然，我們這一次對於偉大的普式庚百年紀念是有着他的嚴重意義的，僅在這一方面。

#### (2)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場

在救亡運動的從速擴大中，在救亡陣線漸次鞏固中，在民族解放的嚴肅意義上，在民族解放的迫切要求上，一些，不全部從事，文筆活動的人們積極的建立了「國防文學」「國防詩歌」。蒲風在他的怎樣國防詩歌裏說：「我們覺得既使是在文學上也負了如是的最有意義的任務而在詩歌上也特別需求國防詩歌，這是在詩人的職責上，在詩人本身的存亡上，天公地道的主張」。因之，在國防文學，國防詩歌的建立上，在國防文學國防詩歌的創造上，廣義的說來，爭取自由，反抗，是我們主題的主要因素。因之，在歐美的詩裏面，我們不得不注意惠特曼，范爾哈崙，雪萊，拜崙，海涅和高爾基等的熱情的呼聲所給與我們的榜樣，沒有例外的，這一生愛好自由，無論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屈服於沙皇朝廷，而終於被沙皇所殺，公然說明同情於十二月黨人的起事，愛戴民衆亦被民衆愛戴的偉大的普式庚，我們就能夠輕輕的放過去麼？無疑的，在現階段，普式庚更給了我們嚴肅的意義，更增高了他本身的價值，更說明我們對於普式庚所遺留的寶藏接收的必要。因之站在民族解放的立場上，站在隨伴着民族解放的要求而作為精神的武器的國防文學國防詩歌的建立的立場上，我們這一次對於偉大的普式庚百年紀念有着他嚴重意義的。

#### (3)普式庚在寫作上給我們的教訓

普式庚的全部 創作的本口號第一個是有了天才而不努力，寫作也還是不能人人事於文學，第二個是沒有經常的努力寫作便談不到甚麼真真的偉大，這是天經地義的

點，這說明所謂靠了情感生活或是靈感而寫作的人們是如何愚蠢，是如何可憐，偉大的作品並不是從靈感從天才突然的獲到，而是由於經常的努力，經常的勞動裏產生，這是目前的一般人所遵守不替的原理，也可以說是鐵的文學紀律，普式庚那時就告訴了我們。其次普式庚告訴了我們對於原稿不吝惜的塗改，他自己每篇稿子都寫得像烏鴉一樣的一大片，一口氣把詩寫成了。至少要改三四次，然後決定。這一點也許正是我們目前一些「作家」的致命傷，要的是量而忽略了質，更很少對自己的作品認真的圍點的，所以都顯得那樣蕪雜不精鍊。我們現在不是正鬧着通俗化的聲浪麼？那麼普式庚又是我們一個好榜樣，他研究大家生活，他了解大家，他用大家的日常生活裏獲得題材，他從大家的日常口語裏獲得工具，這樣普式庚成了俄國的國民詩人，而被大家熱烈的唱着他的詩歌。在目前，對於這個偉大的人的追縱不是迫切的需要麼？復次的這個時間有特別注意的必要。他自己從上面舉過的例看，在創作之前必須把所寫的對象弄清楚才下筆，這個是在任何派別的創作方法裏所要強調的。他以為描寫與修是改不僅在直接創作技巧方法，而且在着手以前，事先準備計劃規定才有藝術品的創造，因之他在創作以前，不惜用何種方法，費如何力氣也得從書籍中或對生活的觀察中搜集材料。最後如他的作風上的正確，簡明，寫作的勤苦等等都給與了我們若干啓示。

### (三) 紀念普式庚的方式

關於蘇俄對於普式庚百年紀念的籌備消息約如下：列寧格勒的「普式庚委員會」已決定印行三萬五千部「普式庚全集」七十五萬部定價低廉而合成一冊的選集，以及他的七種名著的單行本，每種印行十四萬冊。在紀念普式庚的十日以內，吉洛甫歌劇院將對列寧格勒人士表演「羅斯蘭與魯特密拉」、「布列士古度諾夫」、「撒旦皇」、「歐琴，奧涅金」、「拜形皇后」、「巴契沙拉之泉」等等。而國家劇場正在重新排演「布列士古度諾夫」。此外，列寧格勒的少年劇場將於紀念期間，表演普式庚的童話，而國家音樂隊，正在準備一個特別的普式庚的題目。列寧格勒的影片公司，在正攝製一部普式庚的廿年時代，和他到安利擇倫去旅行的影片，以及一部敘述他一生經歷的影片。同時將各處的博物院，圖書館，和其他機關中所藏的材料集攬來，舉行一普式庚展覽會。又在紀念期間，各學校和各團體將舉行關於普式庚的生平，和作品的講演，講演的人員現在由普式庚委員會積極訓練，並且將普氏在列寧格勒的寓所刷新。中國方面，大小各雜誌皆有文章紀念外，聽說在上海也將於二月間在蘭心戲院舉行普式庚的演奏會，並將出英法俄等文字的紀念冊。

自然，我們願意在種種形式上起這個紀念的機會，把普式庚打到一般人的心目中，更特別把普式庚那種求自由爭解放的精神貫入一般人的生活中，等待着並促成着那種偉烈的行動實現，那才是我們對於偉人的紀念主要的意義。我們要以行動來紀念普式庚的偉大。

一九三七·二·天津



## 普希金 詩中的反抗精神

孟英

十九世紀初葉的俄羅斯文學原野還是一片荒蕪。許多人企圖着在這荒涼的原野上培植繁花茂草，許多人渴望着新的文化的長成，許多人切盼着掙脫俄皇亞力山大的迫害，去呼吸新鮮的自由空氣。

在這萬眾殷望的時期，便在這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爆發了第一聲反抗怒吼——普希金來了。這時在俄羅斯的文壇上正鬧着古典派與浪漫派的文字上的爭辯，但大多數從事文學的人受着很深的西歐文學的影響。繼續克魯洛夫 (Kavlov) 和祝可夫斯基 (Zhukovsky) 開闢了的道路，普希金底定了俄羅斯文學的基石。

懷着一顆愛人類的心，他在俄羅斯黑暗的，卑污的土地上點起第一支火把，他在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俄羅斯民衆中間揭起反抗的旗幟。

普希金的初期作品確受了不少西歐文學的影響。可是當他看見了自己的國土糜爛不堪，與在專制蹂躪下的人民痛苦萬狀的時候，這些刺激着他，使他猛醒起來，他首先

向專制制度作強有力的攻擊，脫開了舊有束縛，他建立起俄羅斯民族文學的根基，在社會與生活當中灌輸進生命與真理，展開了俄羅斯文學藝術的新的姿態。

普希金成了衆望所歸的詩人藝術家，真理的戰士，他被千百萬人愛戴着。這使沙皇恐懼起來，便用盡方法來摧殘他，想買住他的心。雖然他被放逐過，受了許多壓迫與阻礙，可是這偉大的反抗者，自始至終擁護正義，歌頌自由，詛咒專制，熱愛人類，想望着新的未來。他目睹了資本主義的第一步與自己階級——地主階級的開始崩潰；八二五年自由主義者的十二月黨的暴動，給與他極大的激動。他的大部分作品可以說就是這個時代的歷史的呼聲。在他的名詩「農村」中，他給我們畫了一幅農奴悲慘的圖畫：

「瘦弱的農奴匍匐在  
貪慾的地主的田壟，  
都負着要壓折了腰的重担，

心中沒有希望與歡慶。」

這大胆的描寫是當時一般文學家所不敢涉及的。在「史丁卡。拉辛之歌」里他暴露了當時社會的真實，他雖然沒把拉辛的對於歷史的任務充份的了解與說明，可是他同情拉辛——一個叛亂的領導者——的反抗精神，他讚揚拉辛的不屈服的精神。這偉大的精神是代表着我們的偉大的詩人自己的，直到現在還被我們深切的注意着的。在他的給拉格直哀夫伯爵「短詩里，他更大胆地粗暴地喊道：

「你是全俄羅斯的壓迫者，  
是縣長長的迫害者，  
.....

你是無知無情，昏不知恥——

「誠心誠意為帝國效力」，

這樣說，你是什麼東西？

「啊！你是一無足取騙人的軍人啊！」

在「一八一八年也寫了「自由」；

「專制的暴徒拿破崙哪，

我憎恨你和你的王位，

我喜悅地要你滅亡，

看你的孩子們死去，

指點着你的額角，

民衆留下唾罵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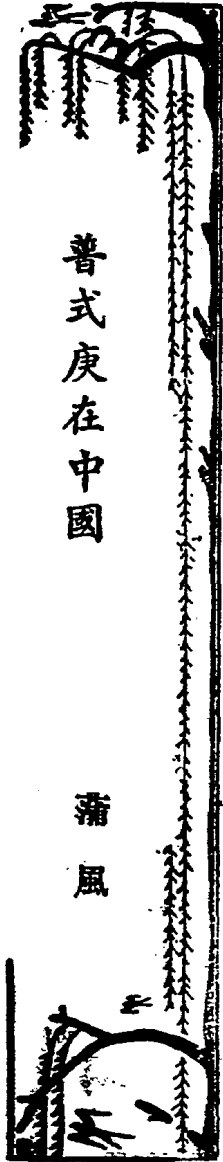
就是這首詩觸怒了沙皇，于是他被放逐。「這位大詩人的命運終于不能逃脫沙皇的陰謀與毒害，被槍殺了。然而他的偉大正在于他的不向敵人妥協，不恐懼敵人的壓迫，而像一線閃耀的星，雖然殞落，他的光芒還是照激着俄羅斯，照激着世界，從過去到現在！」

普希金還不夠做一個澈頭澈尾的革命詩人。和拜倫一樣，他具有堅強的個性與反抗的精神，在他的詩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清脆的味調，反抗的情緒與堅強的力量，拜倫則幫助了他去發見自己，拜倫啓示他怎樣去運用自己的力量。普希金是有着進步的浪漫主義的傾向的，但是大體上他的藝術是寫實的。

如今，這位長眠了一世紀的反抗專制的歌詠自由的戰士，俄羅斯文學之父，已是世界的偉大的藝術家了。在他的祖國——蘇聯——他是工人和兒童熱烈的讀着——他的偉大的反抗精神永遠留在人們的心里！

### 介紹新書：

戰前之歌	史 翰	每册二角
真理的船	袁 勃	每册二角
鋼鐵的歌唱	蕭 風	每册二角
小仲習作集	李小仲	每册二角



# 普式庚在中國

蕭 風

在他(普式庚)之中，俄國的自然，俄國的性格，恰像  
 爲凸顯所反映一樣，以清朗的明晰的影映着。

——郭沫若

文學固然是不分國界地可以沁入我們的靈魂裏而喚起熱烈的愛好，然而，在其一方面使我們燃燒起了共有的人類社會組織下的情感中，他同時一方面又表現了孕育，陶冶他的天才的自然環境，以及一切本國的或本民族的性格；我們反是因爲而能充分表現後者而更加覺得值得愛好。所謂「典型化」以及「典型的人物個性化」，是迄今仍被一般前進的文學者所注意着，提倡着的。

在今日，我們之所以一如俄國人愛好普式庚之熱烈，在普式庚百年忌辰祭的如今，爲此天才詩人作憑弔的頌辭，作讚美的歌曲，主要的原因便是上述諸點吧！顯然的，偉大的文豪們，爲此，對於他，早就留下了許多確當的評語，像臧頭所評述的不就是郭沫若對他設置的好鏡頭嗎？而，屠格涅夫不是也說「普式庚的詩的本質，和一切的特

性，是跟我們國民的特性與本質相一致」？

然而，對於這「俄國的文學之父」，光是這樣地喚起人們的注意，或者來一個形式的紀念，便算是心滿意足了嗎？

不！——昔日俄國文學之開發固有賴於熱情而多才的普式庚，而目今我們中國的文壇，正如現實之所展開，顯示，我們，尤其是在我們的詩壇，我們迄今可不是仍然缺乏幾個熱情而多才的普式庚？

在此，我們來紀念普式庚的百年祭，我們是確實地另有活的意義的。

普式庚在中國，我們需要一而再二，二而再三地來研究，檢討，學習；並且，爲此，在我，我認爲最重要的有如下三項：

- 一、青春的熱力
- 二、民衆的語言
- 三、自我奮鬥的倔強的精神



第一項，所謂青春的熱力，那是指他的「創作境界，完全不含幻想，虛偽，空漠的理想等等的成份，徹頭徹尾充滿着現實的精神。他不在人生的面龐裝飾紅粉，是以原來的美的再現自然，」（白林斯基）在他的整個詩作裏，雖然他很有一些美麗自然的描摹表現；然而，其最能感動人的最能貫通他的創作的精神的，却是青春的熱力，那緊迫輸送的，蓬勃躍動的情熱。這些，當我們讀過「給普羅真」，「旅途上的贊語」，「向西伯利亞歌唱」，「失眠夜的詩」，「悲歌」，「再會吧，多情的檣樹林叢」……，甚至他的每一首詩，我們都不會以為無稽。下列的詩句是夠可以打動我們的心靈的。

在空靈的夢中過去了，我青春的時光呀，  
我不可惜你！

愛慕的雷所蒙覆的夜的神秘，  
我不可惜你。

海美的宴會呀，圓圓的酒杯，  
我不可惜你們！

我拋棄了那般的歡愉而沉於沉思。

——在空靈的夢中過去了！

溫柔的雷將天便晴，

靜吧，靜靜地聽「再會」罷！

將那悲愁的臉孔朝我望望，

請把美麗的愛眸傳快給我看看吧！

還我，你的面影，

我已將青春的熱力，

拋棄，希望和勇氣，

灌注到了我的心中了吧！

——波德

在舊詩被當作新詩寫的現今，我們一讀落伍詩人的「山居」「小樓」（見「新詩」第三期）以及其他毫無烟火味的缺乏人的情感的神秘的象徵的詩作時，我想，我們來喚起詩界人士的青春的熱力是必要的，——除了詩潮澎湃的拜倫，惠特曼，雪萊，海涅，以及一些近代的力的作家，我們不更緊緊抱住普式更遑更向何處找尋別人呢？

在中國，尤其是風火中的今年的中國，熱情澎湃，慷慨高歌的新浪漫主義潮流是該當來了，該當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潮流中展開了。

我們不是更有理由向中國的詩壇要求富有青春的熱力的新時代下的普式庚嗎？

第二項，那是由於首項之付與實踐時是必然的關屏，（即待解決的問題，）沒有自己的即大衆化的話語。怎樣如心如意地表示出自己的青春的熱力來呢？

俄國當時的貴族資產者之所以採用時髦的外國語言，輕視國人本有的語言文字，那是無可怪異的。在我們中國，如今不也是不少洋八股嗎？（不久以前曾盛倡過中國式的十四行，如今也有什麼節奏自由詩，格律整齊的方塊詩，這些都是例子，）反之，普式庚能緊緊抓住本國的語言，通過他的天才，情感的磨鍊，而寫出驚人的詩作，那就是因為他那時已曉得自己所面着的是真理。而且，他還有那種倔強的自我奮鬥的精神堅持下去。

所以，這便也算是我所指出的第三項，所謂自我奮鬥

的倔強的精神。而且，我們不能忘記他是因為不甘受辱，而出於決鬥，而至於死。

當然我們不能不記起普式庚的在於若何的時代社會下而存在，如今對於他的個人的任性熱情的——反集團的，非紀律的行動，不能盲目地歌讚。可是，在封建勢力束縛之下的他，我們是不難明白他是有這樣縱情，豪放的必要的。他說：

真是你們發笑，而我往往哭泣。

我讀，我自要，我大膽地寫……

流行和趣味變化。

——普式庚：給批評家的信

假如他那時不是「我可以任由我的意識而承受」；假如他沒有那種倔強的自我奮鬥的精神，還會有今日這異國人的我們也來紀念他（詩人的他）嗎？

誠然，我們的時代不同了，我們不是不需要自我奮鬥的倔強的精神，而我們更是要在集體化上包容，陶冶我們的自我精神，然而，值此新詩歌的新形式始立不久，而洋化聲浪，腐化聲浪正濃厚的今年，我們不是更有必要有如普式庚一樣地抓緊我們固有的工具，（大衆的語言）作為武器，而充實以時代內容，以青春的熱力，起來為中華民族作歌嗎？

我們應該在中國來熱烈紀念，愛好，和學取普式庚！

一九三七年二月一日

## 斷片

白瑩

183

一 我們是健壯的地之子，

在黑夜，貪婪着光熱的滋潤，

誰都負積了幾十年代

陰鬱而沉重的憤怒——

千萬顆心永遠有着大風暴；

我們是夜征的鋼鐵隊伍！

唯其是孤獨的鬥爭，

我們心是堅決而鋼鐵！

……………

二

平原，母親底胸懷，

為外方人踐踏了幾十年代，

而又摺去那慈愛的溫暖，

今朝我們感覺寒冷了啊，

兄弟們——死去了，

遺留我們這稚子一羣；

採集了光熱來時，

我們將給母親帶回溫暖……

——死亡

——夜之風



## 「天橋」序

邵冠祥

一個人的作品應該他自己最爲了解，就像母親對於她的孩子一樣，有什麼毛病習氣當然較旁人知道，然而爲了虛心，把自己的判斷力放不下心，於是見了人總得懷疑似的問問，這原是真的動機。然而回答的人常成不關痛癢的敷衍應酬，原因是他沒去撫摸過內部的裸體，所見到的只是一些迷離的外象。

所以我的意思，作品的優劣最好能由作者自招口供，別人寫的序言，只是一些私見，參考則可。

在北方寫詩的許多年青朋友里，博習是其中的一個，他是山東人，寫的詩也如他的爲人，樸實而勇敢，完全保持着北方人的特色，不虛浮，不敷衍，不駭怕，這偉大的三不主義，便是他詩的特點。

博習現在有機會把幾年里積下的詩收集起來，他和我商量集子的名字，還要叫我寫一個序，其實他的詩差不多我都早讀過，要我說一點意見當然不成問題，先是因沒有時間，後來又愁寫壞了辜負作者的熱望，不肯馬上動手，一擱誤就幾個月的工夫，我仍然沒想出如何寫較比合式。

天橋這些詩裏，它飛舞着恐怖陰暗，作者刻劃着一些酸辣味人類生活的反照，在這社會一角，躲滿着饑寒流亡的人羣，他們只是本份地哭泣忍受，毫無辦法掙脫這苦難的境界，可喜的是作者沒有犯嬉弄文字堆集的遊戲，他知道詩歌應如何去給社會有意義的效用，這裏不是一連串硬直的驚歎號，而像一條河流，把人生的悲態無停滯地抒發出來！

博習寫農村的詩，因為他從農村饑荒的洪流裏出來，  
 (旱，農村的春，家信，夏雨，炎流中，故鄉等)他寫都市，  
 因為他在都市的角落裏為生存而掙扎，(天橋，夜販，  
 放工，貧民窟等)在「自己的歌」裏他這樣地寫着；

但只有我自己，  
 ——橋在都市的邊上，  
 整年傾在陰暗喘息，  
 .....  
 雲霧裏跨過城市，  
 風雨裏跑過村莊，  
 .....  
 我像是一個漂泊的國王，  
 潦倒又荒唐，  
 永遠的流浪，流浪！

——自己的歌

因為自身的流浪，而體味到流浪人的悲哀，於是他寫  
 出「退伍兵」「流浪人的歌」「不如歸去」「家信」等，這許多詩

篇，不但題材上能使人引起其感，他用着真實的情緒，流  
 唱出來，為着他生活在大家羣裏，而採取大眾的題材，那  
 是最合適不過的。

這裏我還要特別提出來告訴喜愛傳習詩的同好，天橋  
 裏有着許多新鮮美麗的句子，他不但清新，而且潑健，如；

脊背上決一萬條山泉，  
 ——天橋  
 生活是一條污濁的河流  
 ——酒店裏  
 濁淡的河水發着綠泡，  
 閉門的茅店沒了笑聲。  
 ——早  
 炎熱裏熬白了頭髮，  
 一生喝着濃重的苦漿。  
 ——母親

如果作者冒險一下，別老穿着青布大褂，在字句方面  
 再加一點修飾，我想除了那些戴金臉具的人指說「形式」  
 形式」而外，便是一點沒有毛病的完人了。

三月一日。

- 南中國的歌 童睛嵐作 二角
- 吶 喊 萬湜思譯 二角
- 大堰河 艾 青作 二角五

新書介紹

## 詩選

### 船夫

冀春

繩索套在雙肩，  
罪犯似的連成一串，  
躬着腰兒，  
兩腿不住的向前，  
向前拖着載重的船。

笨重的船呀！  
是我們生命的所幸，  
我們的生活  
繫在繩索上邊。

南岸埋藏着我們，  
不息的水流，是我們的同伴，  
天天，月月，年年，  
顛簸在水邊，  
小路線似的蔓延着展在眼前，  
不知凡百萬遠來往的過穿，  
那條繩索牢纏在雙肩，  
繩索咬破肩肉，  
血肉聚成鐵黑一片，

眼昏，腿酸，那是常事，  
最可怕的火熱毒天，  
濕熱燻蒸，汗流滿臉，  
那時，我們希望暴雨水漲，  
掀起了巨浪，  
衝起了貨艙，  
誰知船主的心，不同我們的心，  
急令趕到卸貨的碼頭，  
不讓半路停站，  
船主恐怕暴風來了，  
巨浪起了，  
沖翻了貨艙；  
唉！我們被繩索絞纏，  
受不了的熱氣熬煎，  
心裏祝念着：

巨暴的風雨  
怒吼的浪頭，  
滾起來吧！  
快解救套在繩索的人們！  
一九三六，十，咸子衙河之濱。

### 離開故國的海岸

宋寒衣

當啼噓的晨鷄正唱破蘇懶清晨，  
當溫暖的陽光正瀉開了大地，

就在這曙色微明裏，  
我，我一個人踉蹌地  
踏上了血腥的匯山碼頭。

一聲鑼響滾動了輪機，  
萬種情懷也離開了海岸。  
啊，別了，故國，我們再會！  
一千個心事埋在心底，  
像腳下的浪頭一樣——  
平了一個，又翻了一個新的。

吳淞口，我倚着船欄，  
望着漸行鎮無名英雄的墓，  
啊，幽靈嘯，從此我再不  
傷感你那已化為泥砂的枯骨了，  
這都是數年來騙人騙鬼的無聊！  
我祇記得：

——血淋淋的事實，  
——當年濺血的痕口！

誰不信歷史的幅頁塗滿了血層，  
地球的火噴出了煙，  
是的，有一天，藍天裏，  
將發出銅的音響，  
這音響，會從陰暗的石道，

傳到你的墓碑前。

啊，別了，故國，  
誰說我而今不是遠去敵人的國度  
背着一個輕薄的行囊，  
有如負傷的兵士，  
去，不回頭！  
事實告訴：歷史再不能交給永恆。

別了，故國！  
風是這末緊，浪又這末的湍急，  
我抱着一萬個炎熱的希望，  
向你揮手，  
再見時，  
你我都不是瘦的容顏病的臉！

一九三六之夏初于黃海舟中。

## 瘋子

吳星漢

太陽底下提着燈籠滿街亂竄，  
說這還照不亮宇宙的黑暗，  
他厭「人不愛」自塗牙粉自抹臉，  
目不辨明的瞎子鏡片扣上眼。  
僕人，叫化子他領進高堂用飯，

大架子的紳士遇着他裝不見，  
老婆真操好壞不管，家門不嚴。  
說是人應享的權利：隨便隨便……  
他和羔羊作朋友，愛那點綿善，  
以天地作家，他的心  
海般的寬。

## 匪警

丹麥

茅屋遺下一縷青烟，  
新熟的黃粱香透了鼻，  
飛過人家沒有主人，  
雀鼠今宵也分得就心！  
高粱莢濃也掩不住心驚，  
短促的呼吸喘着夜靜，  
「來了，來了，是在村南……」  
連聲快槍嘶破寒天！

孩子伴着秋涼睡熟，  
媽媽忘記了臉上的夜露，  
老人們不再低聲念佛，  
看天上無數流火。

家家秋葉紅滿了空庭，  
門外小犬獨吠着黑影，

街巷備備地送走了黃昏，  
今夜的村莊分付給西風！

## 夜之記錄

矢原禮三郎

人們茫然地過絕望的日子  
現在又是黃昏的時候了  
在街頭巷尾充滿了乞丐的吶喊  
人民的生計已經迫不及待  
天空有着下雪之模樣  
溫度漸漸地祇降  
北方的城市已經入了死之世界  
聽說北方的暗雲越發深刻  
今夜我因思惟民族的末路  
而徹夜不能安睡  
我在自己的胸膛感覺着鄉愁  
靜靜地把窗戶開了起來  
不知不覺的  
絕望之微笑裝飾了我的臉。

一九三六，一二，三一

## 春天的歌

金風

十二月的風，  
送走了嚴冬季節，  
茫茫的大地，  
重敲起回春的鼓聲！

太陽落下去，  
又從新降昇！  
春風

在蕩漾着細流的歌頌！

大地開始了猛醒！

野草試探着露了頭。

光明展開了明媚的眼睛；

魂靈兒驚起春眠的夢！

### 租界地

甘蓮衛

北國清晨浮漾着薄霧

街上沈寂得寥無行人

寒風突然吹下一把尖針

路旁枯樹落下一串呻吟

一乘流綫型汽車駛過

警察揚了一揚指揮的手

太陽照下一排樹的黑影

洋商店里走出幾個人來

對邊車子擁上又走散了

人行道上添一陣鞋聲

充滿着異國腳跡的街市

令人想起自己的土地

風 陣

廿六年十二月遠寓於天津

### 血的路

漚流

血的路

長

染着紅的血

埋着白的骨

展到南方

展到北方

延着

展着

永遠地延長

咱們

十二萬萬五千萬

都在血的路

上

埋下了

血的路

咱們

兄弟

姊妹

朋友

朋友

朋友

肉

築成橋梁

築成橋梁

展向東方

展向西方

血的路

開展

延長

咱們

十二萬萬五千萬

拿出血

拿出肉

誰也不吝惜

誰也不退讓

讓它開展

讓它延長

讓它鋪遍地球上

咱們

十二萬萬五千萬

在血的路上

鬥爭

反抗

血的路

融合了咱們

煉成了咱們

風 海

鐵一樣的心腸  
血的路  
開展  
延長  
帶來了咱們  
新的世界  
帶來了咱們  
新的太陽

一九三六，一〇，一九，

### 悼

虹飛

——錢江大橋建築工人百餘名昨晚深夜駕輪調班肇禍，僅十餘人生還。今天天仍下雨，我到江邊看見無數的死者底家屬對着江面啼哭，我底心感染着最沉痛的悲哀。歸來我想起『前人種樹後人涼』的句子，橋快造好了，造橋的人死了。因作此詩記之，我願望將來走上錢江大橋去的人們永不忘記這個悲慘的故事，也永不忘記這些死難工友底悲慘的命運——

昨天，

你們還是在這里來往，

你們工作着，

你們搬運，  
建造，你們歌唱……  
不斷地，  
在白天，在黑夜，  
在風雨的江上。

你們工作着，  
搬運，建造，你們歌唱……

掙扎着  
曾經在風雨的江上。

你們掙扎着  
與生活搏鬥；

但昨晚  
你們却一齊走了，

去追隨  
滔滔的洪流。

丟開了世間的苦累——  
你們都走了，  
不再回來。

在今天的  
江濱，

已停息了  
你們苦痛的歌音，

呵，今天

無數雙悲哀的眼睛  
望着  
憂鬱的江面  
為你們招魂！

一九三六，一，二六，杭州。

### 二月的古城

王博習

二月風，  
蘇軟了古城，  
昨日的激流，  
鐵的步伐，  
熱的呼聲，  
如今都化做輕煙，  
騰上青空。

誰能忘記？

那偉大的日子；  
但古城

却沒半點標徽；  
似乎：

塞北的天，  
讓它永遠冰冷；

長城，  
能保住

中原的平靜。



這不是說謊，  
柏油路是張眠床，  
萬萬顆心在沉睡，  
追着夢的甜，  
醉的香，  
他們不管那，  
鐵蹄踏上胸膛。

王廣福斜街，  
前門大街，  
殺立着遊藝場，  
裏面飄着  
悠揚的音樂，  
韓人的笑浪，  
跑馬，飛機……  
被魔手抓住的人羣，  
都想着：

「原」捲京洋。」  
還有：  
白宮跳舞場，  
販賣白面房，  
那都專權着，  
民族的血漿。  
飄過一場春雪，

就是舊歷年關，  
報紙滿載着：  
闖不過的，  
白經，  
投河……  
這一點也不稀罕；  
可憐流亡人，  
洒一把淚，  
想起東北的家園。

二月風，  
蕪散了古城，  
看垃圾堆上，  
飄起孩子的風箏；  
春來了，  
南國的消息，  
像一渠漫流，  
漫過田野，  
漫過山河，  
漫進了古城。  
真的忘記嗎？  
那偉大的日子，  
看鮮亮的春聯，  
滿寫着：

「貿易興隆，  
氣象昇平。」  
但記住：  
有一隻魔手，  
即將伸來，  
那便是——  
吞掉了東北的，  
塞外的暴風。

二十六年二月于北平

## 我的心永遠是熱的

董晴嵐

——寫給被東拉西扯的戰士們——

瞄準着槍尖，  
同一顆心的兄弟，  
不願失掉國土，  
咱的心是熱的！  
儘管是無理的飛機  
在咱的空中翱翔，  
儘管是蠻橫的炸彈  
將毀壞咱的田地，  
儘管是強暴的軍艦  
開進咱的港灣，  
儘管是毒瓦斯……

殘酷的脅迫；  
 爲着保全國土，  
 咱的心是熱的，  
 緊抱住真理的槍，  
 打定咱的眼睛，  
 那方——  
 侵略者的暴行，  
 蠻橫的軍艦，  
 殘酷的炸彈，  
 驚張的飛機，……  
 瞄準，瞄準，  
 打沉它，打毀它，打落它，……！  
 咱的心是熱的！

誰說這是冰冬的時候，  
 咱要保全咱的土地，  
 咱更要搶回來以前的損失，  
 咱的心永遠是熱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作

逃婢

征驛

疏星惺忪地閃爍着微眸，  
 她跨着堅勁的步伐向前悄悄地走。  
 渡過了驚濤駭浪，  
 奔過了巖巖深淵，

還找不到坦平的大道，  
 只有崎嶇的路在足下開展！  
 料峭的晚風顫慄着她的心弦，  
 蓬亂的髮掩着她枯憊的臉。  
 她暗撫着自己臉上的爪痕，  
 肩上的鞭痕和心坎上的烙痕，  
 創痛的回憶使她神志變得昏沉，  
 岑岑的熱汗滲和着酸淚，  
 在額上迴轉，掛到領下，  
 錯綜的紅絲在眼珠上織滿，  
 疲憊的足跟泛起了水泡，  
 悠長的路是綿亘不完！  
 從今她掙脫了自由的鎖鍊，  
 不再作鞭影下的馴羊，  
 向燈塔所指示的方向，  
 去找尋一綫明朗的曙光！

一九三七，一，二十宜興

譯 詩

敲吧！敲吧！鼓呀！

美國惠特曼作  
 萬 曼 譯

敲吧，敲吧！鼓呀！——吹吧，  
 喇叭！吹吧！

吹進所有的窗戶——吹進所有的  
 門——像一把無情的火突然爆發。  
 吹進虔靜的禮拜堂，吹散了膜拜  
 的人羣，

物

吹進學士們正在研讀着的學院；  
 使新婚的夫婦都不安靜——帶着  
 他的新娘子現在也沒有快活。  
 既使耕着地或者收着糧的和平的  
 莊稼老也不會再和平。  
 你的呼聲那麼火熾並且撞着你的  
 鼓——你的喇叭吹得那麼激昂。

敲吧！敲吧！鼓呀！——吹吧，  
 喇叭！吹吧！

壓過一切城市的交通——壓過一  
 切街道上騾驢的車輪；  
 在晚上各屋裏的牀舖是爲睡覺的  
 人預備好了嗎？沒有人能夠在那些牀  
 上睡。

在白天沒有買賣成交——沒有跑  
 合人也沒有投機商——他們能繼續營  
 業嗎？

清談家還談話嗎？歌手還打算唱  
 歌嗎？

律師還能在法院的法官面前站起

來陳述他的案件嗎？

緊着吵吧，重重地敲着你的鼓——  
你的喇叭要吹得更響些。

敲吧！敲吧！鼓呀！——吹吧！  
喇叭！吹吧！

沒有商量——誰勸也不打住，  
不管膽小的婦孺——不管是誰哭  
是誰祈禱，

不管老頭子哀告着年青人，  
使孩子的聲音母親的撫慰全聽不  
見，

使板凳都打戰死人躺在那兒等靈  
車，

你敲得那麼有勁，啊，恐怕的鼓呀  
——你的喇叭吹得那麼兇。

### 我的平原

匈牙利，裴多菲作  
覃子豪譯

啊：於我何為？

你啊：

峻巖的加爾巴其牙的

松葉繁茂的感傷的

景色啊！

我的世界，我的家

在那邊平曠的海原上

我把無邊的原原看見

像籠中脫出的鷺鳥一樣

遠留普命薩平原

在向我微笑

我的幻想離開地上

接近雲層在青空裏高翔

其西古其牙古的羊羣

在映着層樓的青空下

蕩着頸上的鈴聲

羊羣慢慢地飲着水

黃昏時，在瓦列支爾的附近

夏日的微風裏

聽馬羣奔馳的聲音

那邊還可以聽見

牧牛人的呼叫和鞭的響鳴

微風擁抱着農場的四周

波打着小麥

像沙弗阿以牙小麥的綠素

裝飾了景色

野鴨訪問

在附近地塘的黃昏

或是驚舞飛揚

當風在蕩着蘆葦之音

有煙筒突出的寂寞的酒家

在農場的那方

那是焦渴的武士的酒家

當武士們在赴克其克米多市的途上

有金黃色的白楊

立在酒家之傍

有偷啄小兒的眼珠的馬騾鷹

作巢在那邊的砂地上

那裏有柔軟的草

和蘆葦的青色的花

有許多歸去的蜥蜴

安息在陰涼之下

在遙遙的地平線

有向着這方微笑的燦爛的果園

如對着雲霞一樣

那高聳的塔尖

你，優美的平原啊

是我的生地，是我的搖籃  
你將會爲我築一個墳墓  
掩蔽我的死顏

再 美國 Allen E. Woodall 著  
蘇 鐵 應 譯

又是冰雹，又是苦雨，

又是騷動的雲遮掩了陽光，

雪雨降臨而擊着易脆的玻窗——

陰霾時期的暴徒在奔跑而沒有馴良……

在人類奇異的境地的時候，

我們似覺恐懼春天將永不會來臨

所有的無辜的戰死者的苗裔

起來捕捉戰鼓隆隆的音響。

從前巴力(一)殘酷地，支配過了不信教的東方，

他以明孩來充饑，由母親投

進那血色的獸的爐般的嘴裏。

號在嗚吼，戰籟也在搖響……

但那是在很久以前不信教的時候，

當時恐怖流布邪教幼稚——

我們呢，已知道較好的較沉著的方針了；

仍然麻士(二)，和巴力一樣，懸起

死之警告，

騎着一匹血色的馬馳過的人類血海，

他賜他的奴隸的逼使者以新的鞭

子

去逼使運物者到養馬場

唇邊現着發狂的歡呼。

註一：巴力(Bel)是腓力基所崇拜之太陽神，

註二：麻士(Mars)是羅馬戰神。

## 塔瓦利西

葉賽寧作  
杜宇譯

他是一個普通的勞動者的孩子，

因此他的故事也很簡單，

他不過祇有黑夜般的頭髮，

和天空般的溫順的眼睛，

他的父親爲撫育他的愛兒，

每天從早到晚的躡蹀着，

祇撫育愛兒，什麼事也不做，

但他有塔瓦利西——基督和牝貓。

牝貓年老了，終日朦朧矓矓的，

對於鼠鳴，蠅啼，都充耳不聞。

而基督在瑪利亞手中抱着

從聖像中凝視着屋頂的鳩鳥。

瑪爾清生了，但誰也不知道他，

歲月愁苦的刻劃着，像雨點打在鐵器

上，

唯在時時缺食的飯後，

父親教給他唱馬賽曲。

「快長大起來呵——他說了——」去捉住它，

判斷啊，爲什麼我們這樣的貧窮！」

於是他把那有癩痕的刀子，

在一塊常吃的腐壞了的麵包上遲鈍的切起來了。

可是在那時候，在薄板的

窗戶下！

有兩種的風把羽翼

鼓動了！

於是春之苦蓬將水

擾亂了，

俄國的國民

一致起來了！……

巨濤湧着，

暴風雨歌唱着，  
眼睛在燃燒着。

風的鼓翼返復着，  
在重疊的屍骸上，  
恐怖擊碎了  
自己的堅固的牙齒。

一切飛躍又飛躍，  
一切叫喊又叫喊，  
到無底的口中  
泉奔流着……

那時不知誰被射中了，  
在最後的悲苦的瞬間……  
可是相信呵，他是毫不懼怕，  
雖在敵人的眼的威力之前！

他的魂像以前一樣，  
一點也沒有懼怕，  
被血渲染的手  
向希望那方面伸出來。

他算沒空過一生，  
沒有徒然的把花踏踐，

但對諸君似或不似  
他自身已消逝了冥想，……

意外的，突然從住宅的入口，  
馬爾清聽見老父的最後的悲鳴。  
帶着消滅般的眼與皺縮的嘴唇，  
他踉蹌下，抱着冷冰的屍體。

然後他蹙着粗眉，用手拭着眼淚，  
向小屋的背面跑去，在聖像下突然站  
住了。

「耶穌呵，耶穌，你聽見嗎？你看見  
嗎？我是一個人了！  
馬爾清，你的塔瓦利西，在叫着你，  
喊着你……  
父親被殺倒在那里，他還沒死，像臆  
病者一般！  
在我耳里還聽見他呼喚我們，說着我  
所信仰的耶穌的事情！

他乞求我們幫助俄國的民衆戰爭，  
爲勞動，爲平等，爲自由，起來號令  
。」

接着無罪的人們一面大聲呼喊  
，

一面可憐的向前迎去，  
連手也不搖擺  
耶穌降臨到地上了！

人們手携手地進行着，  
但，夜是暗黑的，暗黑的！……  
灰色的靜寂，  
在不幸上面膨脹着。

在永遠的，自由的命運的希冀上  
，  
冥想絢爛着，  
二月的微風吹在眼臉上，  
像果實般的甘美。

但是俄然的……火簇輝煌起來了  
！……  
銅的重荷開始咆哮了……  
於是那赤兒耶穌是  
中彈身死了！  
聽呵，

再不會有第二次的復活了！  
他的屍骸被葬埋起來，

就那樣橫臥着

在馬爾梭埃

鮑萊之郊野。

然而在那邊，在被遺棄的聖母的地方，

在基督

不再痛苦的地方！

在窗旁

坐着年老的牝貓

用脚捉月玩弄着，……

馬爾清在床上匍匐着說：

「你是我的蒼鷹阿，蒼鷹阿，

攜起你來，

攜起你來！」

鐵的

言語，

「路來！斯！普！布利略！」

譯者後記：

此詩為葉賽亞的名詩之一。「塔瓦利西」即俄語中之「同志」。此詩乃歌頌俄國革命史上的兩種革命之作，讀者非細心吟味，不易了解。詩中之「馬爾梭埃鮑等」乃埋葬革命戰士之後，「路來斯普布利略」即共和國之意。原詩意義文字，均晦澀難解，她強譯出，錯誤，自所難免，當希高明正之。

## 本社校對股啟事

本社叢書「在大龍河畔」內第九十三頁與九十四頁因手民上版匆促以致互為倒置，茲見本市「銀線畫報」載有「批評」指為係「一粒砂子早鑽進到鮑又紅又粗像小葫蘆蘆」一句之誤，想係該文作者未能將原文細心讀過，遽爾寫該書批評，故此發生這種錯誤，而「銀線畫報」在本市頗負盛譽，今竟刊出這種疏忽的批評，我們很覺遺憾！在這裡，我們除了向原書作者和讀者道歉外，並請該批評作者注意！

海風社校對股啟



## 生活的餘渣

我生於廣闊的荒野中，我跋涉於冷寂的沙漠上。  
我的生命像一粒塵沙，塵沙的飛揚帶起了我生命的悲傷。

徐壽雲

(一)

大哥！我不信你會這樣的不幸的。

消息是剛吃完晚飯以後的一刻，由三哥告訴我的。我不相信三哥的消息確實，我簡直不相信這消息是從我耳朵中聽進去的。

你把恩怨，意識，醜惡真的都撒入青土間了嗎？可是如白雲般舞動的往事，還在我紅了臉的腦袋映着呢？

你知道，今天我酒是喝得不多，不過；頭是覺得那麼沉重的。爲了頭沉重的緣故，不知不覺亦就跨進了二哥的門。

慘淡的燈光，輝映着二哥的灰白的臉與我的漲紅了的面孔；中間，沉默爲我們作了屏障。末了，他把父親的信遞給了我。

一張八行的信紙上面，我只看到這兩句：「老年喪明，有何心在人間世哉！」唉！這時，我的身體是一點不能動彈，熱熱的點點的清水。機械地爲我節奏！啊！大哥；你的慘死，固然使我悲憤；但，你亦得知道這衰弱的老人

是如何地孤單呵！

棹上凌亂地陳列着許多東西，刺我眼睛的，且是一罐荳子，這刻，我就開始幻想了：

不論在什麼日子的傍晚，祇要你回家來，你總喜歡打一斤黃老酒，鐵蓋荳是你的下酒菜也就是我們的消閒品。

酒喝得差不多了，你紅着臉講什麼「年羹堯」的故事給我們聽……

唉！我不懂得什麼叫做人生的真諦，我祇曉得酒與荳的當中充滿了我人生的愉快。但！今天的酒，今天的紅臉，今天的荳怎又換了一副面目呀！那些荳都變爲我的眼睛了，我看到老人棄了旱烟袋，婦人們披散着髮，兩隻特別大的眼睛咬咬地叫，與往日一樣，祇是那個小孩，還似先前那樣爬爬山，戲嬉水，跳跳腳呀，這些些，還是你喜歡看的嗎？

北國的風沙，輝映着零踪的我，燕子在呢喃，樹枝在搖頭。呵！我沒樹的幸福，鳥的自在，否則，我早就揮動我的翅膀飛往南國，用淚水來刷洗你的傷痕滋潤你的劇痛

了。

(二)

鄉思雖使我墮入憂鬱的煩惱中，但誰說我再不能從他那裏得到一點寬懷的安慰呢，——況且，在這荒漠上，還碰到一位同鄉；這，我該如何地欣喜！

不過，使我欣喜的時候，是那末短促，短促得像一縷青煙的消逝。呵！我悟到一點人生的意味了；花兒開的時候少；月兒圓的時候少，人兒笑的時候少——我倆的見面，亦會這樣地參差，啊！是我樂意這麼着；還是有另外一些人在故意戲謔我們呢？

前些日我在你住過的山麓下唱起一支歌，可是峭壁與山坳並沒給我以音響。那時正當你報告我生着病的急訊，試想，我不就憂？

於是，我懷着就憂的心，蹣向溪邊，溪水依然是那麼

潺湲，溪水底處的臉，且顯得焦黃與蒼白，我的心不禁隱痛起來了，亦許溪底的人亦有那個病佔有着呢！

今天我告訴我「病好了」——不過，心却依舊驚悸着，這我很同情你。因為沉靜的心對於你的事業是沒有幫助的，亦許要連累你的。反之，驚悸着的心，却能時時提醒你，叫你如何地奮發，如何地自勵！再說，你是一個年青的孩子，到了社會裏，也該給你一些收穫？

再說下去是為母親的事，可憐，我是沒有母親的孩子否！在這個世界是找不出我母親的足跡了。等我卸了疲倦的担子——準備去與她會面，而她且又負起新荷，一笑走開！

這件事使我多麼悲憤，多麼感傷呵，何況又加上一個你呢！來！朋友，回來握手，再緊些。

二十五年，九月

## 血

### 方向

醫生！你瞧我這身體長得蠢不蠢？  
從小生在鄉下養得一身蠻勁；

一天傍晚落着那樣大的雨；

我拖着一隻老牛正爬過山頂。

真是好身體啊！你瞧！

醫生！你捏捏我的膀子看牢不牢？

別小看牠啊！不過是幾年前的事，

兩担重的篩籬也拎得飛跑！

在煤礦裏做工真不是頑意，

鐵打的金鋼也要磨掉一層皮！

整天弓在黑洞裏弄得像個摸壁鬼，

是自己畫下的十字還能怨誰？

不是我胡吹，醫生這法子真想得新鮮

！

從此窮人不怕沒路走，血肉便是洋錢

；

醫生！你瞧我身上的血氣多麼盛旺，

可是長在我們身上就不值幾個錢！

有人說人血比豬血，狗血都還要好，

灌到有錢人的身上就長生不老；

醫生！你聽他們這話好不好講？

什麼人血，狗血還不都是一樣！

我真不懂，買這些血去有什麼用？

還是能夠吃，還是能夠拿它當洋紅？

醫生！你別笑，我這話問得傻，

我生下地來沒說過謊話！

想起我這身子是父母的胎，

出賣了父母的血肉真是不該；

可是我張三活着一天總得要吃飯！

有的是血啊！只怕沒人買！





## 十二月十二日（報告文學）

白 荻

我真高興極啦！我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歡喜過。

這冷落的教室爲我一個人所佔有，同學們早已沒了影子，回家的回家，談天的談天，睡覺的睡覺，——現在是星期六的晚上。

陰鬱，清涼，嚴肅的氣氛包圍着我，但我快活的心情能戰勝一切，我把大衣披好，找了個較好的坐位，就在這幽黯的燈光下開始記載我生命史上最快慰的一頁。

天還沒有大亮，熹微的晨光在空際繚繞着，這時，我們的體育先生便已像更夫一樣的在院裏巡邏了。

吃過早點，校裏所有的同學，都集中在我的寢室裏，因爲我們的房間是全校最大的一個。同學們的動作非常敏捷，不到五分鐘便集齊了，靜靜的立着一點聲息都沒有，我們僅能聽到呼吸和心跳的聲音，若在往常，這許多人聚在一起，不是開玩笑，就是發出一種怪調，惟獨今天是特別安靜，連針落在地上都能聽見響聲。

我們很快的把出校的办法商量妥當，不及校長走來，我們便散開了。

時間過的真快，課已然上了，誰還有心緒去聽講？我

在盤算着，計劃怎樣衝怎樣跑！

「歡迎×××同學參加！」街上的同學們在叫喊着。

一窩蜂似的我們衝出了校門，喝着冷風喘吁吁的跑着，剛到胡同口便被軍警衝散了，示威旗也被奪去，這並不使我們灰心，更增高了我們的情緒，但令我們最痛心的是出發前自治會負責人被校長叫去，交通隊及大部同學被扣在學校裏，都不能跑出來。

我們同學被衝散了，誰也找不到誰，冷落的柏油路上只有我和秀，我用力挽着她的手，拚命的奔跑着，偶而聽到一片雄壯的吼聲，便向着聲音跑去。

城堡一樣的大隊終於呈獻在我們眼前了，這七八千青年築成的血肉向堡壘，慢慢的向前蠕動着，他們不怕任何的壓迫和犧牲，他們明白了羣衆的力量，沒有去年的「一二·九」誰敢保今天我們是在誰的天下？

大隊走到商場時，四週的人更加多起來，我們沒受到一點阻碍，大家興奮的歌唱着：

「同學們！大家起來！」

担負起天下的興亡，……」每個人的心都在跳動着。哪！哪！警車隊，騎車隊，步隊，齊向我們圍來。「同學們！不要散，……我們出來交涉……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雖然這樣喊，仍脫不了那無情的打擊，我們的隊伍又給衝散了。

下午一點多，全體集中在北大，今天的遊行算結束了，全席報告着行動的意義和經過，知道沒有被打傷的同學，僅有十幾位同學被捕，同時宋委員長通知要在景山訓話，這自然是我們樂聞的消息。

我們在景山等了好久，却不見宋委員長來，暮色籠罩了大地，風漸漸的冷起來，冰冷的土地上，坐着幾千個飢寒交迫的孩子們，景山的門緊緊的關着，刀，槍，軍警，

憲兵，一重又一重。但我們有絕大的自信力，不怕任何的威脅，阻攔，我們仍在歌唱着救亡進行曲。薄暮的時候，秦市長顯露在我們面前了，他的意思是：要抗日必須統一，尤其是軍隊。抗戰須有相當準備。他並且允許我們被捕的同學立即釋放。我們興奮得簡直要跳起來了。

歸途上。我們的情緒更加高漲，我們吼喊着，歌唱着，安然而又歡快的走了回來。

進了校門重想起校長早晨說「誰出去誰不用再回來」的話，現在已是萬家燈火的時候了。

緊張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壁上的時鐘在催我休息。便踉蹌踉蹌的走出教室，茫茫夜色，不由使我毛骨悚然，顫着腳走到寢室裏，同學們都已睡熟了。

# 旅人在車上

## 瑩 白

唱過幾至一萬遍夢遊者底歌曲，如今旅人在車上高歌了。

屯積了幾十年代的鬱悶，要宣洩於原野里，讓大地升騰起濃厚的光煙，以及靈魂孕育的怒吼，旅人遂疾行於征程上。

窗外，白雪遮遍了原野，淺灰色的煙霧與列車爭衡，如巨蟒纏繞於同伴身上，欣欣旋舞。我懷裏以至絨默了，而徘徊於記憶底幽土里。親屬我不愛，故鄉給了我寒冷，我厭煩了人世間的笑臉，那是猙獰的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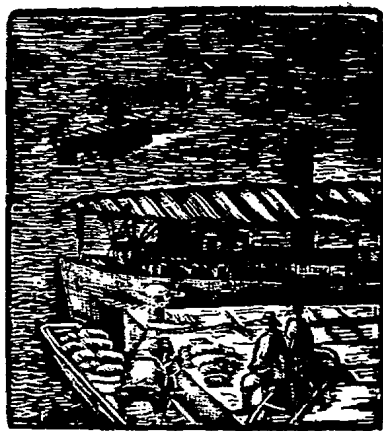
今朝我該要向造物者索回炎熱與輝光了。我想到那壓頹委但却倔強的古城該不久就

要有我底撫摸與安慰；觸着每一塊年老的古磚時，我將灑起與時間口角。

蕩游於冥想里，欲使思維往塞上奔馳，我突被車停後，窗外的喧嚷呼喚醒來，我曾見衰頹的老人已在憂悒的素裝中向我拋擲世故的歡笑。

我仍呆坐於車里，望着旅客們料理他們底行裝，以至全背負離去了，恍惚我如瞥見行裝皆一變為恐怖「奇摩納」緊壓着他們疲倦的身子，那般沉重而牢靠！

我急匆匆立起，欲審視那猙獰的面貌與身形；急遽地跳下了車，我向原野底盡頭狂奔了



## 渡船

戎簡

走下堤岸跨上搭板時，河風便飛蝗似地四面緊迫鑽刺了。落日的光輝停在矗立的高樓之後方，如敲開的一枚蛋黃泛遊在深藍色的碗中。缺乏嶺崗的沖積平原地帶，鮭麗晚霞亦不被人當作勝景看待了，都市的居民原是粉忙的啊！

壯年的擺渡夫以矛鈎掛住船與岸，向着岸上的街道眺望。而蒼髯白髮的老人寂寞地按着槳，等待他底伙伴——或是他的兒子——的一聲號令。

渡客零亂而匆促地紛紛登船。渡客的心已遙遠地隨着眼光的凝視飛往河的彼岸了，船便在一推動間進行並完成若干顆焦灼的心之嚮往。

「嘩，嘩，嘩……」船水互拒吃力地哼咳。

壯年擺渡夫底脚步沉重地登着船，丈許長的矛鈎便刺向混黃的河身，在河底疼痛的一抖擻間，船便作一急溜的躍進了。

「嘩，嘩，嘩。」水不甘心的被渡船銳利地劈開，而復合成汪洋的一片在船の後方。

老年人寂寞地微擺着槳，那凝滯的眼光是說着他已感頹歎於這種單調的生涯，如無可奈何於一杯苦藥，一切眼前事物都不感新奇，寂寞的死去的心房，已荒漠得無法培植歡笑的花朵了。

待到他的伙伴收斂起船資——他是在船的急溜躍進中，放下矛而起始了收費的工作——放在他面前的木額時，他爲那菲薄的一握銅元所激動而喟然長嘆。

船在一打橫時貼住了岸，矛鈎又復掛住岸與船，搭板起始被踐踏得「咯吱咯吱」亂叫。

渡客零亂而心氣平和的跨上岸，消逝在街心深處了。

「怎麼總總都只得這點錢？」老人悄聲地問，寂寞地按着槳。

「說是市面缺乏銅子兒呢，誰都少這麼一個銅板，却說是回頭再給。」

「這怎麼繳得上那三塊錢的捐呢！」老人更其憂鬱了。落日在樓後搖搖欲墜，河風愈加銳利猖獗。

「天還不算晚。」壯年擺渡夫起始計算還可以搖幾個來回，復挺起胸脯，眺望街中曠過來的模糊的人影。

一九三七年二月。



## 傍晚，夜

田濤

古城，灰色墻帶，從蒼鬱的樹叢裏甩出尾巴，路，順着河灣拐過來，曠野，淒涼的秋景。弧形一攤藍山坡，披一層紅色晚霞，蓬鬆的柳樹擺成行列，歪着頭沉思。矮煙欄散於昏暗中，那纏繞載着乾草的牛車呢？——車夫戴了大片草帽，赤裸的毛腿在黃泥路旁邁提。鞭兒在空中一搖，真一聲：

叭！~~~~~

路溝裏隱露着蠕動的黃車背脊，滑過一片灌木叢，牛眼睛閃亮發光，爬上黃坡肚子，迎着晚霞邁進。

磚廟，臥在黃土灘上，肚裏緊塞着一座白石碑坊，廟宇背角上棲落的一隻烏鴉，探探頭嘴，擺翅起尾巴：

噹噹~~~~~

牛，拖着乾草車，喘息的爬上兩條粗腿，嘴角滴落下幾點白沫，歪過頭來瞪瞪眼睛：

哞哞~~~~~

用聲調傳達出自己對景色的情感。

鞭穗又在空中畫開一個圈，聲音爆炸着，震破原野的

寂寞。草帽圓片下的兩片嘴唇裂開：

「快走，回去趕不上晚飯哩！」

這麼，對牛兒喃喃着，眼角掃着天邊的紫霞，暗淡，像燃燒着的棉花。

路，長長的在大地的胸脯畫開一條帶，曲曲折折拐着幾個灣子隱落下去。……

震蕩起悠揚的嚶喉唱一曲民歌，回轉過圓片草帽來，看見被甩在背後的廟宇尖頂上的老鴉，兩顆眼睛亮閃閃，對晚霞發痴。

叭！~~~~~

老牛揚揚脖頸，小銅鐘遲滯的叮叮兩聲，老牛兩個耳朵背過來，瞪瞪大眼睛。

「快走！」

晚霞漸漸失落了顏色，變成幾塊烏雲，漆黑。煙沉沉的一帶村落抹作一片黑影。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北平



## 補票

(報告文學)

何飛音

火車進站帶來的嘈雜聲，隨着漸緊漸遠的特定聲又沉寂了下去，站台上仍然是那麼淒涼寂靜，只有李伯權像抱他們高壓似的玩弄着大槍，算是在站門崗。

院子裏也是那麼沉鬱鬱的，深秋的太陽雖然也很明亮，但總有些滲淡蕭瑟，站長挾着紅綠旗排了隊似的領了三個攜行李的走進來，走到住屋門口停住了，那三個也無知覺的站住，因為秋風有些難禁吧，站長兩手插在褲兜裏，一邊看着廊子下方媽殺雞，一邊頭也不抬的倦倦的說道：

「每人五毛錢！」

若不是後邊站着三個生人，簡直以為這五個字是寫在染滿雞血的菜刀上的。

路簷房裏買頭子豁朗豁朗的在打開車鈴，巡長坐在院心一邊晒太陽一邊抱着左腳擦皮鞋，廊子下踢毽子的站長小姐停一停望了望那三個，就又踢起來。

「又是沒票的。」

心裏只這樣熟習且卑視的一閃，迎他們爲什麼都是那樣「死像」，並且都是站在那大樹底下等問題也沒有去想。

方媽把雞殺完了，站長才轉過頭來對那三個問道：

「聽見沒有？」

「呸？……」一齊直着眼四面望望，不知是怎麼回事  
「每人五毛錢！」站長有些不耐煩，「不買票就坐車，知道嗎？」

哦！——還是直着眼。這會兒知道是知道了，並且連坐車要買票也早就知道，可是……

「有沒有哇？」站長着急了，「我的事還多着呢！」  
「人家還有事呢！」——於是像找錢似的一齊忙亂的翻翻破棉襖。六隻眼却更傷促的釘着站長身上纏腿的銅扣子，半天手也沒找到口袋，最後是停到棉襖邊上了。

「媽的，真膩死人，」站長煩了，「早說沒有不完」

嗎？」

「巡長！」轉過頭去仍帶怒容的說。

「噢！」巡長低着頭應着。他已經在擦那一隻了。

「三個沒票的。」

「是嘍。」

站長拉開門閃進去了。扒搭下子把門擰一下，算是出

一口悶氣。

「李伯權……」一會兒巡長直起腰喊，「看着他們，別叫他們跑了。」因為「跑字」特別重，反而弄得有些打諾。看着李伯權抱着大槍進來了，才又低下頭去，修葺他的皮鞋。

這時那三個已把行李捲放下來了，一個更摸出半隻烟來倚着樹自在的吸着。大概知道事情的解決尚早，起碼也得那位老總認為皮鞋擦得滿意時才能開始。

一陣涼風搖落了幾片枯葉，那兒來的幾朵浮雲，更添一層淒涼，院裏的一切，都和雲後邊的太陽似的，陰鬱而且無聊。

莫怪站長說事多了：

因為接車而中止的麻將這時又繼續了，屋裏因為過早升起的火爐，暖得有些悶氣，陰霾的天氣，使牀上的煙燈的微火在這灰暗中竟有些陰慘。打牌和看牌的臉上都浮着一層油光，更加勝者的凱歌和敗者的怨聲，使人感到一種緊張和陰鬱。

正當站長抵着下家打二萬又抓二萬而懊喪時，巡長進來了，皮鞋雪亮！

「媽的，這羣東西真把人氣死，」站長正沒地方出氣，于是接着是一大堆罪狀。巡長漫聲應着，躺到牀上燒烟去了。

一段沉寂的時間。只有單調沉重的牌觸桌面聲。等到一家推牌「胡」下來時，于是又添了一條罪過：

「把我氣得都不知怎麼打了。」

巡長燒好烟才想起他作什麼來的，一邊熟練的調理着烟一邊說：

「站長，他們從那兒來的呀？」

「仔細！」

「淨是這些事兒，」嘴裏含着煙槍咕嚕着，「怎麼辦呢？」

「嘿，一人捧兩下子拉倒吧。」

判決了！巡長吸完煙，看了把牌執行去了。

院裏那三個都坐在各人行李上，和李伯權談笑着什麼，恰好成了那枯樹下一個適當的點綴。等巡長出去板着脸一喝，「空氣」才又緊張起來。

踢厭了秤子的站長小姐正無聊的看着方媽採雞毛，聽巡長一喝，知道又是那套惡心人的玩藝，但是却往前湊了湊，她聽着巡長正重的說着那些不熟習的話，再看看那三個木雞似的可憐傢伙，簡直要笑出來。

巡長說完了，接着是一段驟雨將臨的陰沉緊張的沉悶，這時李伯權有趣的把那罪惡的木板拿來遞了過去，暴雨聲從遠處來似的巡長移近了那三個人，當炮彈炸裂似的求饒聲怒喝聲和木板與肉的五擊聲，使這沉寂的院井塞滿透不出氣來的狂風暴雨的景象時，站長小姐背後跟着鬼似的慌張的跑進屋裏去了，恰巧這時站長是「聽」三六條的滿貫，于是這新的緊張把那骯髒的情形排擠得無影無踪了。

一九三六，十二月十七日抄。

## 關於理論

### 何其外

清早起來，走出大門，迎面來一個人。一言不發，拔出手拳，辟力拍拉給你一頓好打，又一言不發地意欲揚長而去；——這叫做不講理，大家都看不過去，這人不進瘋人院，就得進公安局。

凡事必需先講理，打人也沒有例外：有理可講，講，然後打，打了人家會謝你的手；無理可講，剗出文理地也是講，然後打，打了聲糊一點的仍會從旁喝采，明白的則說固執，開導一番，或許因此饒你頭次；獨有一言不發地打，定然激動公憤，犯了衆怒；不管有理無理，先有了不宣而戰的罪名是真的；失手打死了的人，勢必成爲冤死鬼，冤魂不散，又勢必將你活活捉去。

總而言之，什麼事既然好歹都有個理在，口生在人，也不單爲吃飯，吃飯之餘，就叫它講理這是無批的真理，人們也大抵能奉行無違。

此所以，文藝的門類中有一門叫做文藝理論。文藝固需創作，而創作又自然而然地受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的限制或影響，當然又需理論的闡明和指示。理論在創作之先，有怎樣的理論才產生怎樣的作品，這也是無批的真理；特別在個人主義不容抬頭，作家們都須在一個共同的大目標下動筆的今日，理論領導作家去創作，更是無可否認的鐵

一樣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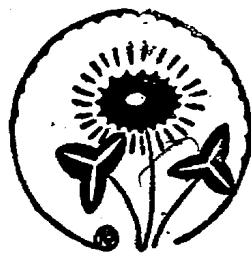
然而徧有人說：時至今日，文壇上不用理論，一切理論和附屬於理論的口號都是浪費；爲今之計，必須抹殺一切理論，提倡不用理論的怎樣怎樣的的作品云。

文藝創作真的忽然不用理論了麼？然而說這話的是在發表創作呢還是在發表理論呢？原來是這樣的：要我的理論才是理論，才是用得着的理論，才可以長篇大論的披靡而不使人頭痛，別人的理論，尤其是逆我的理論的理論，則都是要不得的，用不着的，非抹殺之不可的。

但作家們的頭腦不會這樣易于簡單化的。創作之需要理論，尤其需要從許多理論中求得的正確的理論，這信心他們不會因不用理論的理論而減退的。他們必然依照理論所指示去創作。這樣他們才不失爲一時代的作家，他們才不自嘔心血，而廣大的讀者也決不會辜負他們；也必然選擇依照，合于理論所指示的作品，因爲這些才能使他們認識時代，認識動向，認識一切真實；另一些，不用理論的「新作品」，却只會使他們癡糊，麻木，這，他們是分得出來的，他們已不如唯無理論觀者的思想中的愚蠢了。

那末，不用理論者的理論到底說明了些什麼呢？我看，無非說明了他們的感于無理可論，剗不出文理來對付別人的理論而已。

我不能開口，希望人人都成啞吧，這也是損人利己的民族的劣根性之一，不足爲奇的。至於結果損不着人反而顯出了自己的後面的一截，那又該是自己初料所不及的了。



「陋巷」自序

吳雲心

微醺的掀開黃酒館的厚棉簾，乾寒的北風在臉上一刮，頭腦有些清醒了。這是一條接着最繁盛的大街的橫路，從接着大街的路口有不斷的電燈市招，一直達到這黃酒館還有餘輝。然後漸漸的向那一頭黑暗下去。我立在便道上，把大衣的領子向上提了提，領子下嘴里含着的紙煙嚥了一口氣。覺得沉重的負擔又壓到身上，方才的歡笑，早已歸入夢境了。

越過這條街心，立在對過的便道上，下意識的向告別的朋友揮手，一轉身，一條黑暗的小街像長蛇似的在我身後，張着口正要吞噬了我。稀疏的電燈，我整個的清醒了，立在街口向里看去，微弱的光把地皮照着發亮，街里寂寂的，沒有人走路，但我從發亮的路上好像看到許多足跡，從那足跡上看到許多不同式樣的足，不同性格的人，和他們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離合際遇的事。有純潔的愛，有滾熱的淚。有經濟壓榨着的呼聲，有沒落者嘆息。這些足跡，便是我要寫的小說中的人物。

像九月的風吹落了的樹葉，飄飄的落在地上，打成個

滾兒，失了他們的踪跡。一年一年的過，誰還追憶某一棵樹上葉子所落的地方，誰還追憶某一個葉子隨着風飄落時的姿態？

我要試着想，這些不同的葉子們飄落的情形；我要試着想，在這些落葉飄落的時候，是在刮着什麼樣的風。那就是說，是在什麼樣的環境，只是這一條小小的黑暗的小街，古老的詩上印着故人的脚步。他們極平凡的離合事情，也許可以反穿到這一個時代里掙扎着的人生。

高第爾基小全集

書名	定價
阿路塔毛與甫家的事情	一元二角
更夫及(已出)	八角
莽撞(已出)	八角
輕閑(即出)	八角
克立本·撒金的一生	一元五角
母親	一元二角

天津河北新大路  
生活知識出版社  
居安里五十號

以上各書各店均有代售  
直接購者一律八折  
購者一律八折  
免收郵費  
寄費在內  
費加(惠)先須款折八律一約預理代店書各)



# 電業界新貢獻

國產六用經濟自由燈泡

既光亮，又省錢

請用  
**奇自由燈泡**

特點：

光支大小自由 一泡可抵六用

● 華北總經售新民公司

天津法租界廿九號路  
電話三四三二六

代售處：北方文化流通社

## 海風 第五六期

二十六年三月十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海風社

發行者：

北方文化流通社  
天津大經路昆緯路口

定價	
每月一册	售價一角
國內	預定
全年	一元
半年	六角

### 本刊約稿

- 一 本刊為純文藝性質，歡迎投寄詩歌，小品文與短篇小說等各種文字。
- 二 投寄稿件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三 來稿以五千字為限。
- 四 如欲退還原稿請附足郵票。
- 五 來稿刊載後，本社有編入叢書之優先權利。
- 六 來稿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七 來稿刊載後，常由本社酌量以現金，本刊，或海風叢書為酬。
- 八 來稿請寄天津大經路北方文化流通社轉本刊編輯部

版出社版出風海

輯一第

# 海河，夜之歌

簡戎  
白登

現已出版 米黃道林紙 實價二角五分  
上等白報紙

這是一本散文集，內容如題記所云：雜列了人世間一些光怪陸離的形象，或多或少總積一些悲喜劇的氣氛；且文字清新優美，具有詩的情趣，讀後可嚮到一種濃烈的滋味。

## 白冠

冠 鄒

這是作者近幾年寫下的詩的結集，作者曾說過：我的生活情形一年有一年的方式，我的思想也漸漸地轉變，因此我寫的詩也隨之而變了，讀過作者第一部詩集的，從這裏我們可以體味到發生什麼變化了（即出）

## 海風叢書

冊十共



內政部登記警字第五八〇二號  
中央黨部宣傳會藝字第二六號  
華事女寺作其旋忍為新用此領

- |      |     |      |
|------|-----|------|
| 虹飛作  | 洋溪港 | (詩集) |
| 汪岳浪作 | 戰曲  | (詩集) |
| 王博習作 | 天橋  | (詩集) |
| 徐詩雲  | 三人草 | (詩集) |
| 洪毅   | 野店  | (小品) |
| 劉西蒙作 | 紅馬  | (短篇) |
| 田濤作  | 交差集 | (小品) |
| 周行作  |     |      |

## 在大龍河畔

張浩  
實價三角

這是作者用陳藍，亞藍幾個筆名在各雜誌週刊發表的短篇結集，字句更表現，四年輕人對這世界這時代的憤慨，情節接慘曲折，文字漂亮，尤為餘事。

天津北方文化流通社發行

總店天津大經路昆緯路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每册一角二

預定全年一元

05